衷聖齋文集

刊緣

劉楊兩君。文章風義。震遁一時。爲中國革新先河。匪惟蜀士之菁英。抑亦國人所矜式。乃今訪其學行言者多不能詳。甚或幷不之悉。桑鄉有賢而不彰。此後起之辱也。余所以有是書之輯也。

劉楊與康南海之關係。披高傳及黃遯。并楊與弟尚君書觀之則梁傳略有失實。楊書有云。二十日奉命與劉光第林旭譚嗣同三人同在軍機章京行走。即日入直。劉與譚一班。兄與林一班。譚最黨康有爲。然在直尚稱安靜。林則隨事都欲取巧。所簽有甚不妥當者。兄強令改換三四次。積久恐不相能。現在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上意頗動。而康梁二人又未見安置。不久朝局恐有變動。兄擬得便即抽身而退。此地實難以久居也云云。此爲楊君自敘。自屬可信。梁作傳時。尚在日本。所聞

或未有確。然其表彰忠賢之意一也。故錄之。
劉楊遺著。以搜求不易。期於速廣其傳。故本未暇求精擬此後更將兩
集精華抄出。或續有搜得時。再覓精本印行。斯時殊未能也。讀者諒之。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沈宗元識

劉楊合傳

高楷

劉君名光第、字裴村、四川富順人、家奇貧、意氣卓犖、不以貧廢讀、未冠、應童子試、陳令君錫鬯奇其才、厚遇之、因得壹志讀書、壬午舉於鄉、癸未聯捷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在官十餘年、人罕知者、某司寇以君勤慎、將倚用、君旋讞某獄、司寇受人私謁、欲君枉法徇之、君堅執不撓、司寇無如何、君以刑獄關人命、懼直道難行、致枉屈、遂絕迹不至署、戊戌夏、天子銳意圖治、詔海內舉人才、湘撫陳公寶箴薦君及楊君銳、七月十九日、上召君入見、君力陳時勢艱危、與中外積弊、非力矯冗濫、無以圖治、其本尤在皇上虛懷倡導、所以責備聖躬者甚至。非他人所敢言、有古大人格君之義、非僞儒鄙夫、專言變政、其言洋溢新奇、而實皆掇拾西人唾餘者比也、天子稱善、翼日遂有四品卿銜參預新政之命、方命之下也、君自以不克任樞

要、恐終以戇直買禍、將同楊君力辭、疏具矣、鄉人力勸之、遂已、時言路大開、章奏日數百、君竟日批覽、於可否咸加簽識、以待宸斷、政府寮友見者、謂君於政事、無新舊畛域、斟酌最平允焉、退直後、語所親曰、茲事體大、吾終不任、行將急假歸矣、其新政措理失宜、將於召對時切言之、未幾禍作、君前後入直凡九日、八月初九日、君方在直、被逮去。蜀人官京曹者、欲聯名具疏、訟君及楊君銳冤、會獄急、又刑部未敢訊、方奏請重臣會訊、獄詞未具、不得上。八月十三日詔下、遂及難、是日刑部官吏、以會訊詒諸人、諸人不知、君出門詫曰、未訊而誅、何哉、命跪聽旨、君不可、且曰、祖宗例、臨刑呼冤者、即盜賊、提牢官代陳上、官請復訊、未訊而誅、我輩縱不足惜、如國體何、如祖制何、堂上官不應、再言之、則曰、我奉命監斬耳、他何知、皂役捺君跪、君崛然、同獄者皆無言、楊君銳曰、裴村跪、跪遵旨而已、君乃跪。就西

市時、神氣沖夷瀟定如平日、行刑後、身挺立不仆、觀者驚歎、咸焚香羅拜、謂劉君不死矣、君容貌言語、逡逡如鄙人、而深醇堅定激發、有古烈士風、讀書自爲課程、性喜遊覽、家居即遊峨眉方山諸勝、既入都、凡西山勝迹、靡不至、又嘗乞假入閩武平、謁祖墓、祖某明閩御史也、族人所饋贈、盡以贈族中貧者、歸道出粵東西、浮江漢。登匡廬、獨持雨蓋蠟屐、懷餅餌、往至山巔、見虎食人、血肉狼藉、其夕避雨宿古寺、明日得一牧豎導之、乃歸、工爲古文、雄厚肖昌黎、詩學少陵、時輩罕與抗手、積稿逾尺、不輕示人、嘗言詩文必無一假語、而不欺其志、斯無愧著作。故其志有不可、既見之詩文、即以自勵、斬然若出於一、其言行相顧如此、性廉介非舊交、雖禮饋皆謝絕、既入直樞府、某藩司循例饋諸章京、君獨辭却、或曰、人受而君獨拒、得毋過自高乎、君赧然謝之、尋常燕會酒食、亦多不至。其夫人自入都至歸、

凡十一年、未嘗一出門與鄉人昏屬答拜。宅中惟一老僕守門、凡炊爨洒
掃、皆夫人率子女躬其任、其境遇困苦、爲人所不堪、君處之怡然、君惡京
師塵囂、於南西門外僦廢圃、有茅屋數間、籬落環焉、躬耕課子、二三友人
過訪、則沽白酒、煮芋麥餉客、籬外柳下湧醴泉如珠、太常仙蝶、亦翩翾至、
友人咸以爲奇、君慨然曰、天下如此、我輩安得侈符瑞自誑哉、時康有爲
聲譽隆赫、頗結納天下士、君不與識、湘撫陳薦君、亦夙不識君、蜀人某臚
列天下人才、盛稱君、陳撫因重君、遂以入告、而君始終不及知、然卒以此
罹禍、故天下人士、無知與不知、皆冤之、鄉人某某出鉅金歛君及楊君銳、
寄柩蓮花菴、朝官公車、無一人不來弔、外省來弔、亦百數十人、皆相向痛
哭、其夕有人叩門遺百金、夫人力辭不獲、竟委之去、終不得姓名、文侍御
悌、博學有風骨、嘗事前劾康有爲者、而甚貧、與君不識、亦緘其館金、遺僕

以賻金吾番卒、自君寓出告人曰、劉夫人如老嫗、帳被貧窶、乃不似一官人、嗚呼、觀此可以知公論矣、君在獄、猶誦朱子全書及周易、陶然自喜曰、雖不識何因、自問無過、不難一訊而明、即能歸囿所願也、君久欲歸、苦無貲、貸於宗人某、被逮後三日而復函始至、命也夫、與君同薦、同入直、同被逮、同被難、同爲人所哀痛惋惜者、惟綿竹楊君、楊君名銳、初字退之、受學其兄聰、年十九、應童子試、爲諸郡縣冠、提學南皮張公奇重之、曰李嶠才子也、易其字曰叔嶠、召入幕、命一意讀古書、毋作帖括、君於經學史學地輿天文星算掌故、皆博通、詞章溫麗。尤長於駢文、張公刱尊經書院、檄調高才生百人肄業、君年最少、而常冠其曹、名益彰、雖婦孺無不知君者、丙子鄉試、試官吳公觀禮以未得雋君至流涕、提學譚公宗浚、亦以君丁父憂。不得試優貢爲恨、朱公逌然、復擬君優貢。而未歲試、格於例、專疏申明

例意下部允行、君遂以壬午優貢朝考得知縣、當是時法人據越南、廣東
總督張樹聲罷去、南皮張公代之、招君往、凡軍謀密策、皆與聞、在粵七年、
隨入楚、又六年、口不言功、名不登薦牘、寒素如故、而大小官吏士紳遊客、
無不敬服、無讕言者、其沈靜湛清如此、乙酉中順天鄉試、己丑考取內閣
中書、丁母憂歸、服闋、考總署章京記名、君既奇慧淵博、至是亦練習政事、
精神朗徹、容貌秀偉嫻雅、所至人爭迎迓、海內耆碩先達、少年後進、負文
望才氣、講求學術、留意時事人物者、爭過從訂交、或酬酢酒食無虛日、君
一與周旋、未嘗有倦色、顧不輕謁權貴、權貴敬禮羅致、皆不往、君與劉君
同被命時、條奏封事至夥、章京不暇及、特命君四人分閱、謂之參預新政、
海內知君者、咸頌天子知人、二三大僚、亦稱君不負政府、大臣尤重君、曰
他人承擬稿再四而後可、楊君新入直、未嘗學習、伸紙命筆、於典章法度、

時勢人情、折衷甚善、此才殊罕見、天子尤重君、亟詢變法、并及時勢憂危、君對曰、變法事體大、非臣等小臣所能任、請擇深信有方略大臣任之、命斟酌緩急、歲行一二事、則民不擾而國自强、尤請勿再加恩臣等、語祕外莫知、又見君荷殊恩、不無觖望、且擬君入對、必有所稱引、遂坐黨禍、同日及於難、君之獄、時以爲將會訊、既聞詔、慘然、請其故、堂上官默不語、就西市、君又請曰、至此已無生望、然求知坐罪之由、仍不語、君慨然曰、我蒙皇上召見二次、未嘗一妄語、遂就刑、血噴湧丈餘、砉然有聲、或曰、此寃氣也、聞者深痛之、初康有爲爲諸生、君在粤、閱其卷、有爲通籍、來謁君、一答拜之、既聞其議論、與之絕、時南皮公勸學編初成、君託黃學士紹基奏上之、又印數百部分餉學者、被逮時、方早起寫書致某公、謂康不速去、必釀禍而反坐康黨以死、嗚呼、冤哉、六月十九日、君兒學正公卒於西陽、訃至、君

大慟、欲奔赴、而南皮公電信至、曰、已咨君總署應特科、盍留待、同人亦堅留之、乃止、八月初九日、南皮公聞君被逮、電乞貴臣某論救、願以百口保君、不得、則又請姑繫獄待鞫、卒不及、劉君寡交、君獨否、劉意有不愜、輒露詞色、君則娓娓和接、出語如恐傷、劉君蘧篨可安、君必精室始居、見塵穢則欲嘔、兩君性情不同如此、至博文約禮、懷忠義、篤內行、淡於榮利、無聲色之好、兩君如一焉、劉君好苦吟、有詩四卷、君自專研經世學、不復箸述、偶爲大吏草疏、墨出火入、故存者祇少年課試、酬應詩文、則不及百首、

論曰、余不識劉君、聞與君友者、率譽君、因知君、君顧亦知余、通書問、楊君相識在元二年、讀同室、出同遊、前蹤猶歷歷也、庚辰再見成都、丙戌三見京、遂不復見、讀滬報劉君傳、補其缺略、因并爲君傳、楊君交友多、爲傳者必不乏人、姑作此寄哀痛焉、盛百羲先生、楊君師也、賦杜鵑行哀君、書余

團扇、扇固君舊書者也、

劉楊合傳終

昌福排版

劉光第傳

梁啓超

劉君字裴村、四川富順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學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尚未識面、至是既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四班輪日入直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獨行之士、罕其比也、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尚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勉王事、豈有暇奔走媚事

難貴者哉、其氣節嚴厲如此、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曾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敬而驚之、君曰、即微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況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亦大服君、變既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者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既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先生、□□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

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曾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眞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概矣、

劉光第傳終

校餘

裴村文品高潔。淩厲桐城。詩尤淸邃。穆穆類似其人。句中頗多見道語。浮讀往往忽之。

裴村詩甚莊重。無輕浮庸陋語。篇中半皆戞戞獨造。迥不猶人。各體詩咸擅長。且言多有物。所謂深人無淺語也。人云裴村好苦吟。良信。

裴村雜詩二十首。皆感咏當時世事。惟措語深晦。非洞悉其時情事者。不能盡解。余固未能全識其意。而詢之友人。亦語焉不詳。海內達者。若能注其所指。則既可闡幽。且增史料。亦美事也。

裴村詩原名衷聖齋。其友杜心齋爲易其名曰介白堂。以裴村之高節。名堂介白良允。然杜未逃其所旨。故今刻仍從原名。

余於宜賓樊氏所刻介白堂詩集外。復由友人浙江抄本。搜入七絕四首。

由梁任公詩話。搜入五絕九首。冠於欒刻目次之前。復由劉仲韜同年處。搜得七律四首係戊戌所作。是即裴村絕命之年也。因殿於後。

癸丑仲春沈宗元識

裘聖齋文集目錄

家傳

事略

慶芳翁壽序
余洲人壽序
湖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
馮母張太宜人八十六壽序
近廉劉君壽序

序

贈曾玉舫序
送陳洛君先生序
隆興寺肖普賢像序

書

上張安圃師書

論

贊

跋

裴邨齋文集

曾大父家傳

富順劉光第裴村著

吾武平劉氏。自入蜀來。居富順縣東三十里之盧家嶺。百餘年而遷觀音灘。去盧家嶺四十里。又二十年而遷趙化鎮。去觀音灘三里。其間居盧家嶺者二世。自吾太高祖始。觀音灘一世。自曾大父。趙化鎮今且三世。自吾大父始。曾大父諱祖湖。卽徙觀音灘者也。世勤隴畝。年六十八以卒。葬觀音灘西二里母豬石焉。光弟五歲時。先父卽攜之展祭其墓。緣觀音崖津口。踏沙路行。見爲瓦茅相次之屋。隱隱林樹中。當門刺竹數十本。大如兒腰。其高五六十尺。先父指而謂光第曰。此正北瓦屋。吾先大父所手蒔者也。汝伯及吾及汝大姑。實生於是。竹樹大父之所植也。迤西爲新屋基。卽

今之夷爲麥土者是也。汝二姑生焉。記吾爲兒時。夏水漲。江舟接門前竹根之下。吾偶逃學。藏瓜棚中。夜不敢歸。吾父及諸父然火照江。望流而歎。豈斯子。遂當爲水漂去耶。吾從瓜棚中。望見之。遽出。而吾父殊不見責。今忽忽四十年。回憶瓜棚。自蔽時。若前日事也。又指竹間桐樹。曰此樹道光中。忽生一木刀。長可半丈。遠近聚觀。其兆滇匪之亂乎。又過江邊沙渚而笑。徐而指之曰。吾少與諸兄弟浴於此。吾次妹方一歲。抱而浴焉。墜水幸不死。即此地矣。當是時吾家六房同居。人繁。浣晒衣服。日嘗十數竿。舟人過者。曩指呼吾屋左爲晾衣灣云。凡此皆居觀音灘時事。然吾之生也。已不及吾大父之存。但傳其性剛疾惡。伯父中有吸煙葉者。年長矣。輒命長跪。予杖。吾聞大父性情落落如是。但恨不得一見大父之顏色也。嗚呼、先父此言。今亦何可再得哉。因念吾高祖卒之十三年。而大父始生。曾大父

卒之一年。而吾父始生。光第之生。去吾大父之卒亦十二年。光第之子。乃更生在吾父之卒之十八年矣。凡四世。之孫。皆不得見其大父。四世之爲大父者。亦皆身後有孫。而生前無孫。古所謂含飴分甘之樂。蓋若斯之難乎。亦足傷爲人孫子思親之心者矣。光第往來道塗。聞見彼七葉五世之坊。乃往往而是也。

先大父家傳

光第之生尙幼。卽熟聞先大父之受困也。其爲人也。骨長而肌瘠。隆冬猶衣敗絮。寒不可支。則竟日負鄰家鐵爐坐不去。面目黧黑。親故至不可辨識。飢則斷菜菔葉。雜於青椒之白而啗之。以代飯。其窮如此。然性耿介不肯少有乞借。或爲至戚擔水。給以直則受之。此外不可纖芥與也。於是吾先伯先父。乃發憤去習爲賈人事。甚力。家以漸康。然大父竟用枯槁卒矣。

初大父之賃屋趙化鎭西街也貧給値不以時其屋閩館公產也執事者涼而橫告綴納焉不可請待有所而遷焉不可俄卒衆至撤其屋壁以去不得已架朽篾而遮迾焉則又至幷屋上之瓦撤去每天陰欲雨舉家愁歎相向而悲此事先父末年嘗向光第歔欷而道之光第痛焉以迄於今爰紀其事俾我子孫讀之猶當有傷心垂淚者矣嗟乎吾劉氏自先人忠於宋恥仕元由江西瑞金避地汀州居長汀者一世遷武平者十六世大半席豐饒有餘財以濟人即志昭公父子入蜀亦頗自占土田安居而樂業及吾曾大父始因各房析產失先疇之畎畝徙觀音灘然是時賃田之錢猶七百千亦曷嘗乏衣食至吾先伯先父服賈致贏遂有田舍光第益孤中間稍稍窘矣不過支絀而已啓視吾甑中無日則不有白粲而今光第得竊祿於朝自奉且尤厚而吾大父乃獨丁其窮晚年殊酷曾不得少

待須臾獲一日之飽食而後死也傷哉昔之人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何父子祖孫間而不平若是此宜吾先伯存時對孫鮮衣甘食輒悽愴太息悲泣不自勝也或曰子克自立今朝廷榮名之寵固以慰先人於身後者也昔之人亦嘗榮之嗚呼果何救於其生前飢寒之苦也哉

先伯泉溪公家傳

公諱宗匯字泉溪光第世父也少貧廢學學賈積居逐時家日漸豐以捐貲議敘從九品職銜嘗痛父窮死對好衣甘食輒泣下曰吾安得起吾父墓中而衣食之乎母年老善病公嘗拜北斗誦觀世音爲禱病以獲瘳嘗順之劉自武平遷居者百餘年矣而宗祠未立譜未修公每嘆謂無以收族思有事焉而未得遂至死猶念之猶子光第方六歲公偶搊以他出因指視道里之數光第叩以道里何盡曰盡天邊曰天邊爲數幾長短且數

亦豈無盡時。今欲究其盡。用何法。公笑而不答。歸。大呼家人曰。速將鋤頭來。是兒。問人直須掘得根子去也。由是酷愛光第。頗購書籍焉。光第得窺陳編。以略識聖賢之意。公實開之。且時舉故明僉憲公事相勗勉。僉憲公諱隆。永樂甲申進士。以御史巡浙時。董課太監黃金肆虐青田民潘孟吉等殺之。成祖震怒。欲屠青田。公疏爭之。僅誅首惡。民立石頌焉。是爲光第之十七世祖也。然公沒時。光第纔十歲耳。又十五年而光第官京朝。益知厲志嚮學。思欲爲世有用。顯揚先人。以無負公。而公顧不得見矣。用國覃恩馳贈如光第官。公鬚眉森秀。望之有威。赤手成業。才氣闊達。咸豐中滇匪之變。首逆李短搭搭。由石灰溪連敗竄八角寨溪中。浮屍幾滿。公出貲募人撈收。殭骼甚衆。其他趨義嗜善之爲。弗得而記矣。喜讀三國演義書。每言遭世變亂時。持此書治天下有餘耳。聞者或笑之。公曰。此殆非若所

知然公是時初不知我朝曾譯是書作兵法有效嘗欲有所建樹把酒問天深歎悠然以遠以體弱多病而止其平日則好稱司馬徽徐元直之爲人也。

贈中憲公家傳

公諱宗準。號永茂。聯桂公之次子也。童時豆菽無飽。嬉笑不介於懷。落落如也。稍長、隨兄泉溪公習賈於市。里中油坊火。公急歸視母。冒火道而趨。忽棟瓦崩墮。擊去其履。而足不傷。嘗墜水弗死。以此於人世一切紛靡。淡然中不動。安步寡言。與物無忤。里人相爭。輒就以錢解之。多愧謝以去。市鬻權概。出贏入縮。鄉里至今傳爲笑談。有擔鬻芥油於我者。陰以牛糞實器中。圖多重力。衆覺斥之。公憐其貧。竟舍之。傭賃爲欺盜。或告之。則曰。君不聞米蓰不漏。雞雛弗活乎。人競迂之。不顧也。每好陰行善。不使人知。公

卒之後。里人賈慎齋告光第曰。石王溪跳磴壞。令先人曾獨力修之。嗚呼。微賈君言。光第並此事將不得聞乎。公於歲時。必具錢布米肉。徧致貧親。更虔於祭祀。於掃墓尤勤敬。一日之間。徒步去來百里。非甚病無弗爾者。堂弟宗和宗楨。皆樸不涉書。於祭掃也。皆無少怠慢。彼誠有感於公。公族子某不肖。墓祭輒檢尤近者。磬焚香楮去。而告曰。爾先人居地下。亦當往拜地下先人。盍爲我轉致之。公每笑斥其語。戒族人。族人往往頗知祭先也。於族卑幼。則時與談閩汀地。俗傳於高曾祖父者。用示不忘本云。生平最善父母。事兄泉溪公尤謹。泉溪公性烈。公年四十。猶被撻斥。噤不敢聲。移時笑語如故。然性方嚴。親故久狎者。未嘗見其一睨婦女。即母廖贈恭人。亦每樂稱人言。劉四娘兒行路目不旁瞬。語以自喜慰。公好閱稗官書。積數十種。時舉古忠節義烈事。坐室中對王恭人數之。光第時尚幼。亦知

扶牀而聽焉。嘗病痔。幾殆矣。諸親好視疾者。咸勸吸洋煙可療。公曰。吾卽死耳。決不以吸煙活矣。且畢祖洵公斥棄煙事卻之。竟絕不食。又數年。然後卒。卒後五年。而王恭人病復亟。亦有勸吸煙者。卽畢公語以卻之。亦竟絕不食。又十年。然後卒。公年三十七始有子。深憐之。光第兄弟有過失。從未加以重罰。女幼裹足。泣不能輿。公蹙然憫之。引而負之背。繞庭行。且行且語。甚稱此事爲敝。初公嘗從容謂王恭人。人生。何必多財。但得有勸讀書兒。則乃是活寶矣。光第由是督兄弟讀甚力。光第歲臘游市中。買一假面具。怪惡可玩。弗離於手。公忽然見之。奪而蹴焉。屈指擊額而訓之曰。吾與汝伯父。少從村塾讀。學錢不滿千。師嚴甚。吾夜不敢寢。讀書而家貧。不得一年。輒棄去。讀四書才至梁惠王。吾終身以爲憾。今汝曹學資視吾乃踰十倍。顧無所歉缺。足辦汝讀書。當何如。光第謹志之。勿敢忘。光第十二

歲時偶書宋人語滿壁。一日王恭人見誨曰。汝父見汝壁上書。頗喜動色。以爲汝知好學。且又徐衆俗語云。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豈非自知修德有素。將於汝焉食報乎。汝其勉之。光第亦謹志之勿敢忘。惟念公承先人累世忠厚。積行半生。未能受人子一日之養。且多愷悌。不攖其神。宜得壽。乃因感寒疾。誤藥不起。由光第少。罔識醫。不知愼。罪則不可逭。及光第通籍時。公見背已十二年矣。傷哉。公卒年五十。同治壬申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也。葬虎頭城對岸刷榜山。配王恭人。公以光第官。誥贈中憲大夫刑部主事。加四級。王恭人誥封恭人。

王太恭人家傳

太恭人姓王氏。世爲富順五問樓人。考諱宏泰。母舒。生女子三人。恭人其季也。來歸時年十六。奉先公敬謹。事先大母尤摯。大母嘗謂恭人曰。吾勤

汝至矣。後時當得孝順汝者。報於余乎。世父無子。撫堂兄光贊爲子。是時恭人亦未有子也。拊之愛有加。光贊之事恭人。殆若過所後焉。視猶子婦如賓。視子婦如客。於子女也。顧復殊至。然小不謹必有撻譴。先公既見背。恭人理家操作無遑晷。顧性不喜近利。於經營拮据中。每多閒遠意。思好蒔花木玩味。謂每日見之。生意輒新。亦喜視牲畜。凡雞豬鵝鶩貍奴鸚鵡之屬。咸溢其分而畜之。若嬰幼焉。門有乞食者。必命急與之。而加蔬於飯。恐其食無味。且謂待久而中不耐也。其中病惡瘍者。病足病瘇者。咸命光第藥之。多愈。警慧者斥其執業。少資之。就業者數人。於是恭人之病也。丐子知之。傍門泣誦佛求延生者。不下十餘。曾卒而來哭者尤衆。即他人可知矣。恭人臨終時。猶詔光第兄弟。當念貧窶人。死無以爲葬。他人死。必作佛事。我死。必無作佛事。而以其資造施棺材。且吾生平爲善。大願力儉。多

不能。酬汝兄弟。勉爲之。以終吾志。光第兄弟泣志之。居喪不作佛事。爲士者或稱之。由恭人之教也。恭人識字不多。而最喜兒子讀書。知書不深。而所語。所行。多闇合。自奉嗇而濟人。則力避寒儉。持躬潔且峻。而論人務掩其瑕疵。其資感於先大母先公樂善之誠。甚深。亦其慈祥惻怛之懷有性成。不易者。然而其用情也恕。其赴義也勇。光第殆不能測焉。吾宗人某曾見毀恭人。實親聞之。及其貧老也。更周卹之。死而備棺歛焉。痛外祖無後。厚其族之親者。疏亦濡呴不一家。其謬而反噬者。不與校也。里有暴横子。過我門而犬噬其衣。於是登門而詬。里人胥不平之。恭人則命光第出謝之。持其衣入。親爲紉綴之而去。其他。用情之恕。多類是者。先公卒之年。堂叔某窺薄產。先藉事來舍。遂留不去。繼忽非禮誘逼恭人。大哭詈。疾號鄰舍。某急逸遠颺。十餘年歸。復來擾。恭人扶病力撻之。遁去。莫知所終。恭人

終身嘗用憤憤切齒痛恨不休。仲弟光笠讀書里門外。被竊。訪得主名。恭人命無追。忽來村媼二人。貧且病。扶杖僂進泣。恭人拜不起。請曰。某某誠猾賊。今聞得盜貴家物。被能白日入吾等室。强掠衣被去。目猶畏其至。聞將不究。願得予究之。害庶可除乎。以終餘年。恭人憫焉。遽命光第懸購之。獲而治之官。頓患除。里有謀婚光第者。意良厚。恭人稱其母再醮婦。女雖美。卻之。恭人有堂姊。貧。將去其夫。恭人厚周而力阻之。不得。遂絕之。終不令其踵得及門。其他赴義之勇。多類是者。閒居輒令光第誦說列女傳女誡諸書而聽焉。論其情理。悉中肯會。至說義烈事。即淚涔涔下不可忍。一日。光第正理書而說之。光第之婦抱幼女纔一歲。侍坐於旁。見恭人泣。則亦泣。幼女亦泣以號。光第乃至廢書。不能竟說。哽咽。至今未能忘此情也。此尤可得恭人之概矣。恭人生於雙鹿鋪。以道光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卒於趙化鎭西街里第。以光緒十一年三月二十日。生子三人。長光第。癸未進士。部刑主事。次光笠。從九品職銜。次殤。女子三人。長適廖。早寡。次俱殤。光緒十三年十月。與先公合葬刷榜山之兆。誥封恭人。恭人目光如點漆。髮柔潤若絲。雖久病。一莖不墮。

縶翁家傳

光第居京師。則聞宜賓北鄉農家縶氏。待其塾師杜先生。忠且敬。過士大夫家。於曾兵部樹椿梁大令亨吉云。杜先生惺齋。光第之執友也。來京主余。乃益聞縶君天玢賢。凡蹈禮趨義之爲。唯杜先生是正。天玢者。縶翁正元之子。敬禮師儒。世有家法。故能名聞薦紳間。既而天玢子心鑑。寄其先祖之狀。因惺齋以請。屬光第次而傳之。翁字其由。別字蓮仙。十二歲時。聞其家禦寇。則哭泣不食。稍長爲童子師數年。輒棄去治穡事。勤甚。嘗自灌

田。烈日炊背趾瘃疱。不顧也。爲人强忍而堅卓。由是漸康。數有新田。忽然欸曰。吾則貽地癖譏耶。乃大出財爲治道成梁諸費。行德惠其鄉。嘗以家量糶米。心鑑料量平無浮出。翁怒責曰。吾少時。持汗粘易顆粒。視吾下概乃何如。若曹須知。貧人多一口。食即若曹多一分福。此言心鑑識諸概也。又能睦婣其族。親從叔國臣。老而沈飲。然無所得食。幾殆矣。則迎養於家。夜奉一斗酒。終其身。猶子天宇幼孤。撫而教之。寢食必偕。卒獲成立。舅姈子善織布。而苦無資。厚資之。更爲築室而居焉。嘗以先人困苦。不及享豐羸爲憾。故生平無美食。衣必弋布。一旃幬數十年。雜布緣之幾滿。見者以爲寠貧人也。心鑑嘗因弔人喪。裂丈素爲唁語。乞里中一士書之。其人儇薄而有時名。翁知之。抵丈素地上曰。如此人書。則不如無書。嗚呼。是可得其子崇重杜先生之故矣。

劉光第曰。龔氏之興自翁始。然亦乃能得人。當翁之爲佃戶也。歲歉。用主必取盈焉。悉納之室無鼓儲。方慮諸傭貨不得飽飯。而兩傭爭相謂曰。何必飽飯。但得有藿粥貯吾儕腹中足矣。要在兼功自厲耳。於是此傭每先雞鳴起。陰牽牛出之野。不使彼傭知。彼傭知之亦然。而龔氏殷饒矣。惺齋云。欲爲此兩人作傳也。自古。得人。則興。不得人。則敗。豈直。一。家。然哉。

胡恆豫君家傳

君字恆豫。諱臣啓。姓胡氏。先楚人。元末徙蜀居富順之天洋坪。明一代甲科數人。國朝無顯者。曾祖某。祖萬瑶。父忠富。忠富徙居琵琶場。而以君後萬正子忠佐。居趙化鎮治賈焉。君失恃怙。蚤祖墓在富順隆昌之界。去家幾百里。塋兆變遷。無宗老隣舊可問。歲時節序。獨君晨昏操麥飯豚蹏。徧祭荒壠間。仰天泣先人不輟。道旁觀者咸泣下。終竟不得辨識。而君胞兄

臣超以時不利走四方。猶不足給長大未成家。君尋兄歸而告之。繼之以泣曰。萬珝萬正之後七房存者二人。今我兄弟是也。不自成家立業。其奈先人血食何。愈益泣。兄感亦泣。不復出門行。乃營兄娶而力資之。有五子焉。又嘗治盛饌。長跪請戒兄洋煙。兄殊感之。而未得絕也。君自負善交人。嘗述語云。灼見我。心眞我。友直言。吾過是。吾師。以此成往來忠直之士。重意氣。亦皆樂君受盡言。里中儒學長者。遠來寒唆。晋致敬禮。待兒子師嚴信過巳。愛子廷楷能勞之。未十歲。遣數十里外就傅。廷楷新婚不數月。即命走內江讀書。及歸省。而君以善飲病遂卒。廷楷言君死前一時。有室火者告君。急命千錢數。領衣厚棉被一與之。曰。如是庶可禦冬也。屬纊時目已就瞑。猶諵諵念爲所親某婺嫠守節之資不置。善力堅固如此。君配伍。有慈淑名。後君五年卒。與君皆四十四歲。合葬長灘壩北岸仙鵝山子一

人。廷楷縣學附生。女三人。廷楷以甲申三月遘危疾。懼其死而君軼事將無聞後裔也。伏枕涕泣頓首言。促光第爲傳之。以登諸乘而藏之家。光第廷楷總角交也。悉君甚至。凡扶節仗義之舉。灼在人口者。未易可毛算。獨怪君幼時讀村書一年耳。晚閱國志綱目諸編。乃皆通曉文義。每當執友讌醉。酒酣耳熱。亦或教子弟。値夜闌燈灺時。談及張睢陽岳武穆一輩人。輒奮髯抵掌呼天。噓唏俯仰。若有餘憤。英風毅色。使人興起。又嘗稱宋太祖好讀書。漢高尙武可鄙。其尊崇文治之意。藹然。扶世教正人心。與古尙德君子同志。嗚呼遠矣。光第童時。與君同舟。溯虎頭城上石狗灘時。秋夜昏黑。君必欲行。風濤洶涌。亂石牙角。舟失勢。觸之幾危矣。光第竦然默坐不敢動。而君方擁被臥。鼻息鼾齁。聲與風水聲相雜也。

劉光第曰。以余所見。今之士夫。剽官餌祿。視王家事。等草芥。隱釀世道憂。

傷矣里閈肥猾溷瀆名器淟涊敗類乃在章素之流何論列廛民知貪志
孤利君挺身出廉墻閉跡不越市井心游義府得超逸遠致恥納粟之入
官黜私鬻之弊賢登英翹秀隱隱持世教大權名理之爭豈撐儒末至於
敦實擁樸君亦重焉而倜儻磊落抑君餘矣乃君歿不十年僅一嗣子又
罹危疾將不起報施恆理容豈爽然或善閾誠厚遠沒大昌安非造物微
意要以盛衰感動悵感今昔予蓋愧太上哉

先大母事略

吾先大母之沒二十一年其時去吾大父之卒則已二十四年光第十二
歲矣光第三歲免母懷即居大母之室對牀而寢大母絕愛憐之然老多
病時聞呻吟之聲每夜一燈熒然家人易侍如是數年竟棄養光第幼無
似嬉戲不靈但知分食大母甘旨而已及長乃稍稍聞其軼事而識之亦

未隨時存錄。致大母之行不彰著。不仁不孝。罪將奚逭。然終不可令大母之賢。不傳於後嗣也。甄氏大姑之見告也曰。始吾母家貧時。饔飧嘗不給。日已亭午。柴竈寂然。吾與汝二姑餓不支。吾慘不語。二姑幼小則哭。惟汝父嬉笑如常。若已飯焉者也。斯時汝大母數數睨吾曹。頗爲好語慰藉。中實迫也。久之。過鄰家借少米作粥。以飯吾曹。而已則託故不食。何知以忍飢陰受病乎。大姑言至此哽咽。光第聞而傷焉。心酸禁。淚交頤也。不忍卒聽。大姑曰。然汝大母善蒸米爲紅麵。鮮新能一升米易二升米。他人爲之不及也。以此頗得少助云。大姑則又曰。昔有戚嫗。言吾赴鄰家茶果之約屢矣。貧無以報。又不能不往。終慚奈何。吾母笑曰。我則不爾也。我過人家。嘗不食而攜以歸。託言食兒女子。實未嘗食。兒女子如此。積三五家。則可烹茶召客矣。其處至困。善經營。多此類者。大母弟婦鍾之言曰。自吾撫兩

兒。窮則刺骨矣。吾良人在時。譏窮吾者亦數矣。吾支蔑逢於沙灣。紡績而易米。朝不謀夕。而吾終不改節者。吾蓋視吾劉大姑。劉大姑先貧時。亦有勸其改適者。怒不應。竟得兒子成立。有田園房屋。今且有孫讀書作官。雖吾兩子前死無後。然吾一老寡妻一日不死。則廖氏一日不絕。吾死無慚劉。大姑矣。堂伯宗壽年八十矣。告光第曰。少吾在杜快鋪。聞族老言觀音灘四嬸賢。既而見之。果賢也。去今且五十年矣。後吾拜四嬸於普安砦。四嬸抱汝出。汝時方一歲。而大頭。吾甚奇之。今亦且三十年。汝今頗猶能記大母否。光第聞之泣。然泣也。族兄光琳屢告光第曰。吾不幸十歲而吾父出吾母。吾無恃。即邀吾族祖母之惠。飲食教誨於吾父子。吾父子依族祖母以居。其時若宗緒宗朝諸叔。亦依以居。亦得飲食教誨之。皆獲長大各成家。然後去。惟吾族祖母之惠。終身不敢忘。然吾不告。弟則焉知。凡光

第所聞而可頗述者僅如此。嗚呼。今日之光第。其何以自克乎哉。光第五歲時。嘗冬夜起溲。立燈檠下。剔殘燄自照。未敢驚大母。大母隨起。光第止之。異日．大母見家人及諸親戚。輒遍告之。稱吾孫大解事。昨言大母請無動。恐招涼致疾。斯語也。多日猶言之。喜見於色云。

先妣述略

先妣卒之三年．既葬。光第已敬謹爲家傳。登諸乘矣。踰年。光第將服官京師。往辭墓。歸。乃中耿耿不自釋。於是復即先妣恩勤之憫。教子爲善之誠。綴拾紀之。以志吾痛焉。猶記光第生五歲。先妣命學書。日得數十字。輒賞鹽醃雞子啖之。時爲談古故事。自言幼小時。鬪於外曾大父者。光第則坐半尺几。頷觸先妣之膝。深聽不知厭倦。扳手乞再三告。先妣更爲縷陳喧聒無所憚。其言至今在胸臆。因光第又時好與弟妹等爲迷藏。搶地作獅

子吼戲。先妣輒不禁。至爲急衣帶。恐跌而嗁。驚大母也。愛光第特甚。最難譙訶。然偶。不勤。學。或與人爭。即理直。擬朴不少貸。必長跪。言知悔。然後免。先考病。先妣籲以身代。時於無人處掩泣。光第竊覘之。曰。汝父恐不起矣。則愈哭。光第亦哭。先妣終憐愛兒。恐傷小子心。而强慰之曰。疾尚可爲也。此語即都不成聲。先考見背。先妣過慟成疾。復傷於憂。不數月而堂兄光贊隨卒。於是。教子成人之心。愈亟矣。光第十四歲。從管先生讀書里中。先妣命必歸宿。嘗夜分瞑坐榻上以待。値秋宵大雷雨。街心水深尺。風滅燈火。光第摺油紙衣書册而挾之。短袴赤跗。踐雷以行。眉髮皆溼。歸則薑湯已煖而沸。急與易乾衣。問無凍否。且撫摩。且猶必叩今夜課幾書幾文。不倦。管先生功課嚴。光第三更歸來。雞初鳴。必起溫書。先妣嘗按時呼之。無一誤。以爲過早。拂兒寐。次日無精神讀書矣。當是時。家經變故。多支用絀。

入不敷出。食常不買生菜。兩三月一肉。不過數兩。中廚炭不續。則弟妹拾
鄰舍木店殘杦剩屑以炊。則堂舅之所買也。每用三錢買豆花。舉家判朝
夕食以爲常。先妣嘗指謂光第曰。記吾產汝之前夕。頗夢怪異。汝父嘗言
之。後汝須貴。若果然。其無忘今日啗豆花時乎。豆花者。吾鄉呼菽乳之未
厭者也。此時光第十七歲矣。讀書家益窘。先妣於是半年病屢瀕於危。戚
好見憐者。咸來相勸勉。謂光第漸長大。不如習賈便。先妣不然。辭曰。劉氏
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門當否塞。是兒頗不惡。不讀書發名。其曷承先志哉
兒父在日命之矣。歲己卯。光第應督學試。發出復落。歸入門。上堂拜而起。
默默立。先妣顧笑曰。已聞汝被落。不過遲一年秀才。益勉讀書耳。是時家
乃愈窘。先妣至賣屋而買書焉。次年。光第得入學。充附生。即命娶。弟光筑。
遊學成都。歲夕歸省。以江淺期誤。先妣悵歎在牀。然疑多端。合目而不成

寐者。連十四夜。及見而轉悲。光第由是不敢遠出矣。無何壬午鄉試。先妣願心歡。無別離可憐之色。驅光第北上試禮部。而光第蒙先人之澤。遂得登進士。官刑曹。於斯時也。先妣年未五十。有兩婦以爲服役。兩孫女足供笑樂。家用亦漸康。親黨之譽日益。視前時氣象稍別矣。光第私竊喜之。以爲遂養之日自此始。乃請假歸省。而先妣體益瘠。咳疾有加。中更十有五月而遽棄不孝之養。嗚呼天之酷哉。斯人復何限。獨使余無父。又使爲無母之人乎。囘念入學以來兩年。在省一年。在京求祿之情切。養親之意疏。形聲不接。方疾病而不知。欲求侍奉無狀。猶復不得。嗟乎、古亦豈無謀祿養之人哉。然而宦學日月。庭幃晨昏。以彼易此。何得何失。椎心刺胸。每悔靡及。不可言也。不可言也。

堂兄襄廷君事略

堂兄光贊字襄廷。同治十一年病故。年二十六。嗚呼兄本堂伯宗耀子。充吾伯父泉溪公爲後子。十餘年娶而生五子。冑不育。終竟無子以卒。豈非天哉。兄秀骨超挺。而有勁力。少時屋左黃蛇出竹間。吞雀鷇入穴方半。兄手交其尾而中斷之。擲其半地上。蜿騰有聲。血濺然。光第旁觀駭甚。而兄詡然謂今日得除此惡物矣。由是頗講練力易筋之法。能句指擊壁。即成凹痕。光第深慕羨之。時扳其演示。相頑嬉焉。而兄受書殊善誦。楷法近唐人。嘗從塾師過鄉田間。師即景舉新秧初出水命屬對。兄取唐句應云。深竹暗浮煙。師頗賞之。爲詩文輒厭其曹。時於夜分闢帙讀大淸律例。緘度甚嚴。光第怪焉。兄舉諺云。民不藏律。光第一日竊發而讀之。笑謂兄曰。是書中不有講讀律令一條乎。兄謾我。兄喜。於是嘗共讀之。伯父多病。命兄棄學。治賈人事。而兄胸中已積磊落奇偉之氣。因不得大噴洩。但時時自

語。竟用早喪。惜哉。同治初、滇匪初平。當順東南路各場。鹽梟數百人。持械淫掠。吾里人練同心團禦之。匪以是不敢窺趙化鎮。卒成禽。竿匪首里門外。團練之力爲多。練勇百人。兄即其一也。嘗酒酣發興自詫。曰吾足跡東。西。南。北。不得踰百里。如何覽天下形勝。交天下豪英。頗用是自恨。時又自悼。曰吾旣不能。到金門玉堂。作爲文章。發揮本朝之事業。便當躍駿馬。馳樓。船。殺賊。沙場。江。海。開。織天。子。大。聖。甯國息民。一吐男兒之氣。而今、復。不。得。今年踰弱冠。志思鬱伊。殆將終死市廛乎。吾命何不幸。蕎青山嶺雄奇。突。兀。橫高陣天。合氣於沱江。林石險峻。雲物怪變。兒生產其下。得其地氣。然。歟。何埋沒闤井。閉志氣。開遠如此也。先君之病也。臥起出入。咸兒背負之。最後兒延一醫來。用藥少誤。先君猝不起。兒大痛悔自責。欲以身殉。死移時。以救而蘇。不數月。遂以微疾卒。卒之前數日。猶勉光第學。曰吾無似。

不幸失學蚤未能光大門業今此責當在弟弟其無忘兄言若弟學復不成告弟知之兄死兄不瞑目言次泣到今二十二年矣而光第學不加進每憶此言未嘗不若新入於耳鼻酸而泣下心痛不能休故謹追記其意氣志事可昭示吾後人而起偏促頹靡之習者次爲傳署家乘焉亦以策余也

女秋姮壙銘

女秋姮之生也其母號呼累日勢至危僅乃得免而其死則風疾瘛瘲一昔而暝然余皆未之見焉夫其生之難如彼聞其狀不驚而不可得也死之易如此聞其狀不痛而不可得也其在余懷略得半年覩其秀慧資質雖不愛憐亦不可得嗚呼天乎既使余驚復使余痛然則必使余愛憐何也光緒七年八月秋姮生余在成都九年十一月余自至京師其九月秋

姮死。死以三歲。銘曰。

汝生何宇。天妃宮前。何地瘞汝。禹廟之偏。汝骨之脆。槁壤則塡。汝性之慧。環誦詩篇。汝魂何依。汝語猶傳。當汝母之幾與汝併命。汝父則且憮然而欣然。

子長安壙銘

長安。刑部主事劉光第之第三子也。生於京師。以光緒十八年又六月三十日死。以十二月二十日越二日瘞於北綫閣四川新園。嗚呼長安。今則瘞此矣。長安之爲數月兒。則喜仰而送高鳥。觀空天。最久抱之入屋。輒啼。光第心異之。謂斯子也。後必有遠志。行天下。好奇無窮。蓋當其生時。光第方讀司馬子長書。悲哉。銘曰。

自汝之有身。敝衣破絝。若乞人子。以爲福。基。而竟。殤矣。殤冢。纍。纍。西城之[illegible]

[illegible]

戶科給事中洪公墓誌銘

戶科給事中黃岡洪公之卒也。士大夫無識不識。咸歎惋之。蓋近今十數年。臺諫名能其官者。推湖北人。而公及孝感屠仁守眉君麻城吳兆泰星階爲尤著。屠吳二君因言事相繼去。惟公在職最久。建白亦最多。竟以時事日非。發憤欲一出人所不敢道。歔欷流涕。結藁已數千言。幾上矣。忽然病。遂卒。不伸其志。悲哉。公諱良品。字右臣。其先自饒州樂平遷黃岡。遂爲黃岡人。祖恩峻。貢生。考鈞。庠生。軍功議敘六品。皆贈中憲大夫。祖妣蔡氏。妣陶氏。鮑氏。皆贈恭人。公少端凝。嗜書。旁舍施伎樂。獨讀不一往視。避賊山中。挾策哦松石上自若。一時老宿驚異其文。所交盡知名士。同治三年。舉於鄉。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年。典試山西。光緒十一年。充順

天鄉試同考官。能得士。由御史歷戶科給始十八年。挺挺棘棘。守剛不阿。糾何排姦。無擇彊克。會因星變劾當路者。有旨命王大臣傳詰宗人府。朋知皆爲公危。有咎公者。公曰。君愛我朋友。私情。我愛國君臣。公義。皆是也。吾判舍一官去矣。及說帖上。王大臣殊偉之。當路者竟罷。累奉命稽察倉儲。剔蠹嚴密。劾督場大臣去之。儆稍剷刮。然以食其儆者衆。至今未得除。刑部獄有濫。已論矣。公於報因時疏擿其失。更兩劾其曹及主持大吏所當不應法。咸得罪。寃濫以雪。天下乃知刑部失刑也。中日役興。言者鋒鏃北洋。公尤力掊之。督師及樞臣亦被指斥。有罷者。他劾奏尤衆。直聲爍然。京師頻歲大水入國門。公請修直隸水利。及石景山石堤。並特簡王大臣督理之。水患於是頓息。時有議都關中者。公言關中形勢隔絕。不如擇山西營建陪都。以燕京爲堂。太原爲室。苟或有警。乘輿暫幸。緩則往自井陘。

從容而踰嶺急則入自居庸咫尺而閉關而且疏汾晉之水可利轉輸掘溝洫之險可禦礮火疏入留中又疏今之榷關司事皆漢人嗇夫之職宜易之以士人幕職一門漢唐皆以功曹丞掾爲之請復其制即以今候補人習焉雖皆格不行天下韙之庶幾後有改爲者然公守舊殊力累疏阻修鐵路有請立孫星衍所輯尚書馬注更請以本朝儒臣所撰經疏送國子監頒發者公先後駁之俱不果行江南學臣某請躋顧炎武黃宗羲從祀公擬疏罷之因部已議駁而止有以能僞經自喜者公憫其自信過甚也摘其所著之書辨正之凡國有戰事尤必致誠慎竭謀慮論俄事謂和不如戰法事起奏陳方略謂宜急救越南以戰爲和且謂戎大事宜弛漏洩之禁而萃諸臣廷議之遂得數會議和議成復疏沮償兵費言我不敢募兵以無餉耳敵敢於用兵以餉將索諸我耳給以兵費是爲代敵自攻

他日。四。夷。挾。數。皆。將。於。我。取。償。是。我。不。能。籌。餉。以。攻。敵。專。能。籌。餉。以。自。攻。失計。殊。甚。越十年。日本復畔我。果大創。公疏益數十上。然是時事與前絕異矣。皆不報。公嘗與美人李佳白書。往反論教案事。復疏陳之。幾與後患而未得也。於是獨居。深念。憤。呼。發。狂。痛。詆。時。人。佹。僞。之。態。或。申。旦。語。不能自已。其切人不媚如此。顧嘗有高致。往往偕諸名士爲文讌。使能賦者亦與唱酬往還。焉家事一不嘗問。尤勇著書。於尚書特尊古文。仲孔氏學。歷斥元明以來疑經諸人。而於國朝標置漢學家尤厲。博辯嚴斷。務鋤其荄。折角箴肓。蘖喙讋喑。病時。自檢書目。有古文尚書辨惑十八卷。釋難二卷。析疑一卷。商是一卷。古文孝經薈解八卷。別錄二卷。孔子家語驗證記二卷。新學僞經考商正二卷。經說徵是一卷。古韻綴二卷。燕京五朝城池考錄一卷。五朝宮禁考錄二卷。葵園奏議六卷。龍岡山人文鈔十卷。詩

鈔十八卷。詩續鈔二卷。栩莊咫聞一卷。鷦巢野錄一卷。團練事宜一卷。游渝拾聞一卷。巴船紀程一卷。東歸錄一卷。北征日記一卷。春明逃聞一卷。皇華日記一卷。讀志問答一卷。武闈瑣記一卷。半畝園筆記一卷。西山游記一卷。戶垣退食錄二卷。歷年錄四卷。古榆閣薈談四卷。詩談四卷。古今稱謂考四卷。教家雜言二卷。誦詩擇要十卷。課孫夜誦詩錄九卷。楹帖偶存一卷。都若干類。分授其子。惜惟古文尚書各種。印於上海。黃清河王壽祺郎中欲其書爲傳之。初不識公古文孝經。門人王裕宸印以行。餘俱藏于家。公老而勤其官。仍學不倦。雖不得藉陳善格非之功。而隨事自納其忠悃。雖不甚爲切己復性之學。而頌經證聖衛道貴闢邪說。肫然有係於人心。不可謂非豪傑之士。已卒時年七十一。配鄒氏。繼配王氏。各贈封爲恭人。皆前公卒。子九人。定經。定權。定宣。四川試用知縣。定守。定衡。定中。後

公弟洪璧。世襲雲騎尉定逖。兩淮試用鹽經歷定鑄。今存者定權。定宣定逖。女一。適丁文誠公孫。刑部主事道津。孫七人。國勳。國長。國琛。國壽。國永。國紀。國典。世襲雲騎尉定宣將以公之喪反葬。介吾友楊鋭叔嶠來乞銘。叔嶠。舊公所薦士。喜而以詩自賀者也。公卒未一年。而德人占踞我膠州灣。旅順口。威海衛。遂迭畀於俄國英國。前說罷者。復當路。其閒御史。迭有獲咎者。而學術亦幾。裂矣。銘曰。

洪崖。番陽。枝葉。碩蕃。忠孝。文章。赫其名。門其先。祕書耳。襲。心了。忠宣忤檜。三文。克紹。才不。隱。時時。遘。離夷。家乎。國乎。實兼。喜悲。維楚有材。又七百歲。酷肖。其先。亦感斯世。埋幽詔。顯我文。其阿光。黄巽人。先生。非耶。

署保甯遊擊李公墓表

公諱定國。字春林。富順武生也。同治中。陝甘捻回之亂。吾邑之起戎行。樹

功績著數人皆官參將遊擊公其一也先是公以鄉勇勦滇匪屢捷發名於本縣而吾趙化鎮人尤頌公不衰咸豐之末年滇匪巨股來聲言必破普安砦鎮人皆在普安砦則恐乞援於鄰砦糜生蕭公鏞殺賊故有名賊中呼小蕭兵以別於湖南蕭杜果之師而呼壯果兵老蕭兵至是部鄉勇數百來護砦公爲其前鋒越日賊漫山至砦人大恐鏞登樓觀之命洞開南門賊徐倡對山而陳鏞麾其勇鬥然呼然礮吾里人用生鐵鑄礮無法礮炸傷斃蕭勇數人砦人愈益恐而賊見有大礮顧少卻公率勇趨因擊之賊知其蕭兵也遽引去公獨追賊至鐵爐坳弗及而還於是去砦數里矣砦中人乃皆咋舌壯公殊有膽而益感蕭公夫公生平喋血陷陳瀕危險過於此者多矣豈不以承平久閭里不見兵革聞賊至驚猶鬼神然怱覩吾人敢與搏鬬鬬且勝便駭愕不可名狀又利害且切身而公他血戰

又皆未得親見故獨震異之如此歟是時光第方孩童在懷抱亦居於砦中然幼未之知也及長乃時時聞里父老道公往事云滇匪平公隨巡撫劉公蓉赴陝轉戰同地綏寶開累官遊擊賞換花翎錫以勵勇巴圖魯名號而以母疾隸歸四川督標候補光緒六年委署崇化營都司金川五屯之一也公厲精覈實憫營卒貧弱為籌六季之餉而訓練之革蠹書易斗紀振窮乏息爭訟不半年民夷大悅而總督丁公常獨居深念曰金川地故產金苟得官為開辦之利必大其不足以肥我國家乃遂令某提督馳赴林卡之黃金寺查勘金場而土司夷目滋不服集木號夷人可二萬圍提督寺中阻其渡河黃金寺本章谷崇化交界地文武吏來會者三十餘員皆恐且慮激變賴夷人素德公公出開諭之始乃稍稍散去丁公亦暫輟不規金礦事然心未嘗一日忘也是役也微公夷人其反公之去也兵

民有涕泣者夷人聚衆阻公不得行號呼言李公吾父母吾乃不知有新任欲逐新任公曰誠是是我禍也新官勝我泣而婉導之乃得行夫偏裨分闆任苟心存利物其及於人者且如此公後歷署平番守備龍安都司保甯遊擊皆能清儉有德惠於戎政而以積勞卒於保甯光緒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也雲南普洱府知府蕭公鏻前公卒則已十年矣自公移居趙化鎭鎭人咸思蕭公愈愛公也而公今亦死矣公沈毅善射喜近文人低聲而雅步光第遊學成都常相見焉望有貧士某失職不得歸公挈之歸推已騎乘之而徒行隨其後性尤孝友母病痢中裙廁牏必親浣之侍老父能孺慕待兄子必上已子子某女幾人孫幾人公之壻方蓮炬寄公行狀京師屬爲表墓之文光第既追懷舊知而鄉先輩相次零落可念謹纂公之行誼表而樹諸墓左以諗鄉人俾知匹夫立志則可保廬井而甯

國家是宜爲生多故之時者自處者也

武平鍾母八十壽序

余家之居蜀富順蓋自余太高祖始太高祖年九十餘身後藏於鍾氏之山鍾氏與劉氏世交亦由武平來遷蜀者也武平自軍興後殘缺文采風流稍益歇弱陵夷至於今時其周縣則無一人偕計吏者而其人出由外籍躋仕途以余所知余同年中已有興安謝端甫大令中江王莘珊編修其先蓋武平人也端甫曾浮海道潮陽還武拜其家祠臘謁其父老識其鄉人子弟風俗嘗爲余言之卽余與莘珊亦甚思得數月請急一游先人舊區蹈端甫之爲而皆以京朝官資程羈絆不得遂爲恨去年武平謝幼翹茂才來余識之端甫大與縣署中數數叩其山川物產及里中賢豪長者而尤樂聞其鄉談效之以寄其想慕蓋余爲兒時曾聽之自余祖母後

余家無復能有作武平話者。至是去其鄉五世百有餘年久矣。幼翹之歸也。余思作文贈其行。以比於唐歐陽生喜往復善自道之義而不果。今年。乃兩得幼翹書。盼余來南意甚至。且爲舉其里鍾母邱太宜人賢。幼翹誠篤不妄語。其言當可信。其稱曰鍾君纘湯鎭平人。三歲失怙。依母以居。幼而督讀。長而勤賈習。惟母是賴。及其爲武平人也。轉紙自占本業日隆。以入貲授同知銜。得封母太宜人。古來益貨之家。起富自微者。咸用纖嗇。太宜人知素封之不可獨擅也。爰命鍾君爲其伯父置嘗田歲入租石十八。憫外祖父母未葬而葬之。費金四十。其他佽善之金。烏遊山茶亭四十。榮上鄉石橋五十。古臺湖三省亭二十。饒家排茶亭二十。爲首建羊子灣石橋也。則二百三十。此外睦族恤鄰排難周急之需。不可勝算。罔不一稟太宜人之訓。是勉是加。無敢或墜。今年太宜人八十有一。鍾君謀觴祝而親

交獻辭爲壽詩。因鳳年請子之文。序光第重道遠書不易。無所獲辭。又先人數百年居處之邦。槪其鄉邑名號。皆爲情親。乃敬而序曰。昔司馬子長傳貨殖。若卓氏程氏。皆由趙國遷之臨邛。籌策致富。傾巴蜀之民。而巴寡婦淸。能守業。用財自衞。秦皇常爲築女懷淸臺。而烏氏倮以奇繒物易戎王畜。至谷量馬牛。而宣曲任氏。折節爲儉。富至數世。今鍾君自粵遷汀。地無趙蜀之懸。太宜人撫孤子。致殷饒。務爲善。過巴寡婦遠甚。令甲賚資盈千者。朝廷則賞樂善之坊。殆無異懷淸臺焉。閩粵諸紙物。或遠載銷南洋諸島。歲獲金錢多。奚翅馬牛。鍾君爲勤儉。取而能予。保富必長。援古證今。甚彰白也。且聞鍾君爲富人。能近士。慕文章。其必有賢子孫。讀書崛起。光門閭。大之且光武平。而太宜人尤當膺孫曾榮名之寵。顧而樂之。頤養以至百歲無疑矣。異時光第還武平。必介幼翹訪鍾君。登壽母之堂而拜之。

歸見王謝二君。將爲道吾武平士女。有鍾氏之賢母焉。不知富順之鍾居於鎮平者爲何如也。

彭君子文壽序

彭秩階孝廉。寄籍昭通。舉於鄉而北來也。因宜賓賀少九。而請爲其尊人子文君壽言。既而秩階再來謁。奉事略以進。意殷且專。光第弗獲辭。乃敬而序之。秩階之稱曰。吾父六歲而孤。即聰謹能得大母懽。友愛吾叔也至老而彌篤。待宗族昆弟甚厚。爲先人卜葬地。弗憚勞艱。以獲嘉壤。其他恤窮困。振荒飢。或獨籌巨款。或陰散碎金。多不可計。其懋遷雲南也。川商首之。當是時回亂未靖。方用兵。民貧餉竭。鎮府委辦商捐。乃日登衆商之門。曉以大義。忠憤見辭色。皆願助金。解餉至萬一千有奇。其後岑襄勤公勦賊鎮雄。餉復竭。勸捐昭通。鎮道因前事。復委辦捐集款至萬三千有奇。而

吾父告吾母曰。自吾董勸捐。而同業者皆奮。吾甚慰焉。吾欲竭力輸金而奚。若吾母亟贊成之曰。此大義。復奚疑者。於是吾父獨捐千七百金而前則已捐千三百云。凡吾母之贊助吾父者皆類是。事平。奏以州同補用。同事筮仕者數人矣。吾父獨不出。聚勸公再三敦促之。終不出。或勸之曰。吾豈不愛官哉。誠恐敗德而害民也。好以書自隨。多玩先儒語錄。而尤服膺呻吟語一書。嘗曰。呂叔簡。吾師也。蓋生平志事如此。今歲乙未。吾父年六十有一矣。吾母則亦　十矣。耀宗無似。謀欲治觴爲壽。而思得吾子辭之光第維呻吟語一書。本朝收入四庫。欽定提要稱其不侈語精微。虛談高遠。而篤實踐履。絕無朱陸末流放浪迂腐之病。當時如陳文恭栗忠勤諸老。皆極力彰美。序而傳之。時至於今。以余所見。士夫中究心此書者希矣。甚至膺民社之寄。託蒸黎之命。天子與共天下。而短淺恂愗。有不能舉

是書之名者即或有之亦徒資口耳正如今時一鉅公自飾讀傳信錄有年忽然冒不韙爲國禍首比附奸桀以忠直爲非尤不可解而子文君託迹市廛朝夕傭販相接乃獨潛體密玩實能見諸行事久且不變豈惟市人學士大夫實愧之昔者治篋叟賣醬翁之講易也而二程子袁道潔實與往還焉若明王心齋則以鹽丁而師事王陽明朱蘊奇則以網巾匠而師事馮少墟皆能奮起庸末閒親炙大師成就德業垂名於身後君無所稟承以布商而私淑呂氏之學謝絕榮祿毅然得所宗師且俾天下人人知聖人之道無人不可以爲而可撤藩以來專指此學爲經生文人之業之敝而爲效次復卓卓將必有觀感而興焉者其有功吾道豈淺哉呂氏所稱混迹五濁之場逃名六合之外是曰市隱者殆不足以盡君秩階屬去時試敭斯義以爲壽亦庶幾非世俗鄙諂之辭乎抑余更有說焉國朝

陸清獻公有呻吟語疑各條辨駁嚴覈誠爲呂氏功臣亦間有原書幷未涉及程朱而以牽涉爲疑者似猶微存道學入門戶之見然要之二公皆較然不欺學術事功的確可信秩階介壽餘閒並奉吾說質之子文君爲何如也

慶芳翁壽序

距湘坑沏二里山益高雲木深秀道旁老松參錯若古衣冠丈人十數輩蒼顏靜氣拱而肅容然者余則竦立起敬悠然念此樹殆數百年自吾先人未入蜀前出入經過至此必嘗仰睇俯摩焉第不知當時爲樹幾何高幾丈大幾圍惜吾宗人鮮好事未有如昔人纂修村鎭志者紀其道樹幷石令後得有考也村口公王祠左老杉一五巨於松賊斫焉至今根柢欒欒然余甚惜之俄見溪橋林屋間白髯朱頰老人纓冠補服花袍綷縩而

首。諸人步。村口來迓。諸人多衣襴衫。溫溫如也。老人躬躬如也。余則趨而拜。之導而徧謁諸祠。禮畢。又一一徧拜之。然後飲於祠。道歡樂焉。夫以西徙七千里之宗。時越五世。斷音息者百數十年。曰歸而不得一歸者。亦已數十年也。而忽歸。莊生云。去國數日。見其所嘗見者而喜。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余之一旦得歸。接吾宗老族人之謦欬也。喜可知也。老人、聰而、健。築室湖村之首。獨深愛余。無數日不見。見必殷勤以語。語絕親。往往邀至其家飯。或乘他往歸。亦必遮於路。延坐小樓中。煖酒蒸鳧。笑容溫語。如有非常之樂。是惟族祖慶芳翁。即前日迓余白髯朱頰者是已。翁神明強固。厚德人也。恆以身不讀書爲憾。見士必禮。待師儒敬有加。命其子楚珍先生服儒服爲諸生。紹乃祖之名業。尤拳拳焉。湘坑湖在武平大湘亭萬里山之

上。近天而氣淸。翠巒攢繞。有窔如凹。雨則漫溢。成大港流。爲古文上之形。
自吾始祖二夫公。元時避地居此。五百年來。吾族代有文學。祭酒。耆儒大
蠹。蟬嫣相承。爲武邑之望。咸豐中。髮賊蹂汀州。蹌武平。北踞於湘邨。吾宗
人率丁壯以南溢洋畬。而不虞賊之他道掩至也。相驚竄。擠陷頗衆。迨賊
平。而人物創殘甚。山中藏書俱燼。文獻蕩然。老輩流風少替矣。一二遠圖
之士。爲此懼。於是力崇文學。尋理墜緒於刦灰兵燹之餘。又若干年。而後
茂才異等。始復賡續駱驛。見稱於時。而慶芳翁郎乃力崇文學之一人。嘗
爲余道變亂後時事如此。余獨怪一祖之衍支分派。擘州族而居。或則遭
亂翦刈。若村口之杉然者。或則免於尋斧。復覩太平而躋老壽。若村外之
松然者。此其閒乃有幸不幸歟。將造物者果有所計校於其際歟。則孰使
翁之得爲松之人而免於爲杉之人也。可幸也。余嘗緊纀從翁後。往探鵑

鴟地祖墓。蹊術斗峭。荆榛拂人。田塍避足不肯受。翁夷然大踏去。登山不屑扶杖。墓在山領。既趨而拜之。更導余造顛頂。高矚石峯之上。徘徊且久。於時北風起。勁甚。勢欲仆人。卽余幾不自支。翁非覺也。領余徐徐躡山尻而下。此時翁年則七十七矣。昔沈文懿公七十五歲時。尙游黃嶽陟天都峯。賦詩以歸。其後年近百歲。以翁視之當何如。余之將返也。楚珍先生豫以翁八十壽言見屬。余謂翁精神殆不止百歲。而其崇紹斯文之意。得後人光大流衍焉。則壽莫壽於此耳。抑吾聞之。過喬木而趨。商容之言也。欲知其地。視其草木。斯孔子之言也。公玉祠今又有杉徑尺矣。道旁羣古松。所以表一鄉者。今亦少見損矣。顧吾楚珍先生徧告我宗人。當皆寶愛而護養之。令杉得永堅其節。而無使松之剝其腹而刓其膏也。抑猶有合於扶樹道教。深心者焉。

昌福排版

余淑人壽序

余以戊子之夏。重來京師。寓居繩匠衚衕。其時吾縣之士。官京朝者七八人。而居最近余則惟王郎中掄三吏部。始而比戶。繼以對宇。去皆不過百步。昕夕過從。討論文史。或與盱衡扼腕。痛抉時事利病。至夜分不忍罷。維時吏部君長子岱雲。或偶來侍坐也。岱雲不喜讀書。猶頗有少年子弟之過。吏部君終不言。然窺其意甚恨。且微聞岱雲之母余淑人。絕愛憐之。余亦默爾相惜而已。余與吏部君居相接。志相樂也。無出三日不見者。而余妻則固甚與吏部家同巷而處。數年。未嘗有一介女婢以通往來者。婦人之行。不出閨門。故於淑人之德性。未有聞焉。癸巳春。吏部君病亟。邀余偕廖太史鹿苹屬後事。猶日坐賓館共食。岱雲來侍飯。乃頻頻顧之。欲有說而終竟無言以卒。時則岱雲之爲猶未即於道也。余淑人曾命奴來乞余

徃切之云。其秋岱雲扶柩將家而歸。吏部君在時。嘗要予以身後之文。余諾之。而至今未得以爲。忽忽已六年矣。今年岱雲復來京。未至而吾鄉士之計偕者。羣口之不絕。咸謂岱雲力農務本。非復前日之爲人。余乃竊喜。以爲吾友之有後也。及至而謁余。始知以其母六十之壽來乞余文。歸將召賓客而賦詩焉。且將用其時成子昏禮。俾新婦入門。爲老人歡。於是親紀淑人生平。略千餘言。甚厚知要。似讀書識大義者之辭。余讀之。喜愕欲涕曰。子竟能爲是耶。惜哉。安得子之先君在日而覩斯作乎。其略言泰常之母年十七。歸吾先大夫。當時吾曾大父母大父母咸在。於吾母無不喜也。吾叔四人。姑二人。無不以吾母爲勤而有惠也。先大夫少賤且貧。逐末遠時。動與命迕。晝而賣買。夕而講貫。惟吾母辛苦以輔之。先大夫病。吾母割臂療之而瘳。跡若茗椀。然兒輩不忍視也。嘗謂吾與汝父少時。每三更

不寢一燈熒熒、機聲書聲相和也。至今如在耳者、滇匪之亂三歲徙居。蓬藜育子。唯母是賴。而先大夫課文以自潤焉。先大夫甲子舉於鄉。仍歲不給。又十二年成進士。積官吏部郎中。掌印於選司。銓衡通簡。不牽勢利。吾母亦力遠浮華。與先大夫比德、今泰常幸得伏處田閒、治穡事以養吾母也。泰常無狀。不能揚詩書之澤。負我先人。惟是力於家者。謹禮明讓。日卽種植畜牧之理而研討之。骨肉調合。庭室潔清。竹蔬挺滋。豬魚肥美。子孫勤勤。以耕以讀。吾母顧之。庶幾樂而忘老乎。然非得先生文之。將無以慰吾母之懷。而少伸人子區區之意。請先生爲壽吾母之文焉。余以吏部君誼厚。壽其配固當。且感其子之能賢、遠以求吾文。豈得以辭。然使余言之。亦何以過岱雲之言也。末世人心。澆漓。倫秩。乖違。京曹。絜家者。往往。濡染。汙習。崇其口體。縱其嗜欲。驕其心志。以陵轢其儕偶。或則呼朋結會。張舉。

鐙敗綺席博戲以飲笑聲達於閫外爲之夫者弛而不綱至有甘爲傭奴受唾斥一聞虎婦之聲輒變色而栗忍視其摶噬傷己天親而不敢救甚者香車繡幰奔走權門結歡要人妻妾或致孝於其母盡殷勤務生其愛陰藉靚妝炫服甘言善睞以當丐攘富貴之具傳說怪駭不可究詰一朝有故當返鄉里持淡泊則涕泣不肯歸去此其關係豈淺小哉貨利聲色之故中於人心者既深由是風俗之敗先見閨門而包羞亡恥寖以及國國乃可不問矣使皆如淑人焉敦素而守禮尚何世道之可憂邪岱雲之易其非以從道吏部君惜不見之而猶幸淑人得見之以娛暮年此可賀也自此而孫曾之樂無涯已余方羈遲京國日蹙百里空抱癡憂而復日覩鄉人士以利相角求爲吏部君時亦邈不可得矣於岱雲之歸其能以無羨乎

湖廣總督張公六十壽序

光緒十九年三月。俄太子來游歷中國。轉海入江。履粵及鄂。湖廣總督張公迓以軍艦。擊礮致敬。而出會於舟次。太子年少英武。見則叩兩湖治具民風甚悉。公一一對之。乃大驚服。言吾聞公文章政事。囂爍中外。爲國家幹事之臣。今益知不虛。然地狹不能盡公才。内公政府。豈不更善。越日。燕於漢陽晴川閣。賦詩贈之。極歡去。昔延陵季子歷聘諸夏。至鄭。見子產如舊交。且謂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以禮。後卒如其言。持以校今俄太子事。古今人才識。豈相遠耶。公治南服幾徧。非翼爾鄭所得比。然恭敬遇義。樹先王之道教。而支拄之經緯潤澤。不辱大國。於子產抑豈有異也。雖然子產聽鄭國之政。能行其志。而盡其用。公則其督兩廣也。越南之役。法人攻臺灣急。且有北駛之意。公擬請調南北洋師船。會香港。截其運道。或言如是

則廣東必養攻。公自忖戰備略具。卒上其議。格不行。繼由公所薦將與法人戰而勝。而忽議和。公力爭之。執奏至二三十。屢被嚴旨不恤。於督兩湖也。中日之役。以無謀主之故。軍屢失機。京外咸引領望公入政府。上亦有旨促公北來。忽中止。命公督兩江。公仍不得以保一隅自幸。先後奏劄。計甚多。皆關大局。然亦往往格不行。於是復移兩湖。則舉一切維新之政。下所謂器師賈師田師諸官。愈益推設精究。應變要時。先理而動。蓋公爲世儒宗。所至必興學。所成就多通材。而以時事日迫。於爲將帥使絕域之選尤亟亟焉。豈非命世先覺。真識時務俊傑。中國神智人哉。荊州古稱咽喉地。治否。係天下低昂。用公鎮之。固宜。然嘗觀周之盛時。召公治四方巡行鄉邑。甚得民和。及入爲三公。恐成王年少不留意治民之事。爲詩戒之。復作。詰。勉王以其疾敬德。且時周德方盛。乃言祈天永命。以警之。及周之衰。

世衛武公能文章聽規諫作抑詩以自儆旣言紹先王明政刑矣又必修其車馬弓矢戒戎作而逷蠻方說者謂是時中國微弱故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當用此備兵事之起治九州外不服者其後入爲王卿士凡所謂手攜耳提告之話言者必更能諄諄切切無有已焉可知也宣王中興令辟內修外攘而沔水詩人規之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又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諸侯有敬其職者讒人猶興言毀惡之又是時尹吉甫作詩而美仲山甫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又曰仲山甫永懷後人以爲大臣以主德爲重馳驅王事繫心闕廷是也又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殆言大臣不可久於外也今之世視周成王宣王時何如如是而望有進規補袞格非心引當道自比於召公衛武仲山甫之倫舍公其誰哉一旦吾天子念禍亂之萌鑒讒毀之興慨

然思得忠誨之士爲畫策臣訏謨遠猷用以延我聖清之命舍公其誰哉夫公以道事君豈以內外爲加損者然而海內望治之未憂時之彥咸謂非公不足以云道濟天下而天下必溺而今公年則已六十矣今秋八月爲公誕辰公前視獨學所授業諸弟子官京朝者各賦詩以樂之而屬光第序焉光第少愚鄙未獲列公門然由公故知讀書時時想聞風采去歲以遊東南山水過鄂乃一謁之縱談名山及當世人事公不以爲狂且出過許之語序其不得以辭公鬚髮雖蒼然而降神同甫精滿八極必有神明之壽追召公之百餘歲爲國黃耇焉若衛武公年九十詔國人曰無以老耄而棄予公亦必有臻其年而修學愈密者故敢雜條詩書之義而陳之以明公雖在外不忘王室王室其終賴以振焉而俄太子之言將與延陵同信斯則吾人所朋祝者爾抑猶有說焉今時瀛海大通萬國咸會有

能贊輔吾君力行周孔之教修明禮樂使吾仁讓居敬之學遂以流出中國而化及敷天尤爲不朽盛業其壽與天無極者公亦儻有意歟

馮母張太宜人八十六壽序

余友吳季清大令之門人馮君書臣誠志士大令需次京師與余居同巷戶相觸也書臣以會試來主其師寓余因而識之其後季清得選缺西安余方南游歸復遇之武昌季清請假將返蜀壽其母羅太恭人而乞余言適偶觸余孤露之懷卻而不忍作也今年書臣復來京由古人身言之科獲知縣引見掣發廣東同輩有爲欣幸者書臣獨詣余自言殊迕素志誠欲得僻瘠之區爲之庶少試吾儒學道愛人之術且聞粵俗侈而悍又夷訌盜橫其閒自料才分短絀慮無以稱上意余則大韙之而告之曰君既克念此必能盡職有益於人且時存一利物之心卽才富練而愈出焉哉

今之世爲萬物吐氣者必君輩矣既而書臣奉事略多丐觴辭都下亦不遺余余辭亦不見聽蓋承命於其尊人而爲其祖母張太宜人八十六壽之所作也太宜人早寡立義頻遭變故復厄於族豪而三喪卒賴以畢減縮衣食積羸以施而災黎無萎孛之虞全活者甚衆年踰六十病目矣尤勤紡績以課家人時時拄杖行聽諸孫讀書聲自樂曾孫男女羣繞膝承歡笑或教以算術星家言爲永日之娛族戚子姪來候者必莊飾而以成人之道誨之今年且九十有子一人孫八人書臣其第四孫也曾孫十三人元孫一人噫盛矣書臣又言其高祖思明公當乾嘉時教匪煽亂以善火器里人共推之爲洞長賊首鮮大川猝以衆至公連發鎗擊之斃數人衆寡非敵遂及於難子姓被裹脅者十餘人後皆得脫去一日而歸殆若天所相云余維太宜人以苦節之貞得旌於朝以賑饑故復得賜樂善好

施之坊。獨思明君以忠節死義。當時未蒙顯卹。星流歲改。烈蹟銷沈。蓋不百年而世無知之者矣。在昔常氏纂華陽國志。紀一方人物。凡屬節義之倫。往往其時守長。圖形府庭。立石銘表。亦云彰矣。乃道將之書。流傳至今。而巴郡士女讚。獨闕。讀者憾焉。今則俗益偷。風化亦愈替。爲官師者。不復知旌別爲何物。雖有奇行懿德。自非其子孫力行張顯之誠。有如昔人所歎。忠魂義骨。與塵埃野馬。同沒於邱原者。蓋亦多矣。豈不惜哉。然吾聞忠義之後。必昌。則夫古今史冊所載。功名位業。炳赫一時。安知其先。非多抗義守節。埋滅於杳冥闃寂之人。名雖不傳。而其理要可意會而得。馮氏之門。亦究觀天道人事之林也。馮氏巴州冠族也。其地連達縣。吳氏亦達縣冠族也。季清之母有賢行。與太宜人俱爲女宗。異時有著書續巴郡後賢志者乎。吾將舉思明君及二母與之。書臣惟當益勉爲良吏。報朝廷。不懈

其家世。以求志事足傳。斯可矣。常志稱王敬伯愷悌德惠。民爲立祠。又述其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婦跪受罰。頗聞太宜人平居遇諸孫有過。輒加怒斥。然則書臣今雖服官。其亦有慄慄自危者乎。書臣其將余此文歸報賢尊人之命。陳之壽母之前而樂之。且寫寄大令西安。俾知余意而愈厚於自待焉。

近廉劉君壽序

近廉劉君習賈於市。能以業自豪。令子助楨。與光第同歲補弟子員。又同學相得也。甲申之某月。爲君七十壽辰。助楨謀製錦陳詞以爲壽。而丐光第文之。光第辭。不得辭。光第最善君當日遭滇逆之變。能識大計。不可及矣。方蠢蘖萌動時。君力招親好入砦自保。咸不聽。以爲非計。賊至始紛然來投。屋舍飲食諸費。一君焉依。全活者甚衆。嘻。對異人規同計。鮮不咢眙。

且疑且駭者自古皆然也國朝武功最盛平髮捻之前以勘定教匪爲巨辦賊者七八年費帑幾二萬萬始將罷師老而賊氛方熾睿皇帝元年玉亮德楞泰奏言郵堡禦賊之法上恐其擾民未即行又數年而知賊資糧於民民助伍於賊官軍縱賊而實養竄鄉勇藉賊而便虜掠不先安民何以辦賊此龔海峯太守堅壁清野四難十利之議行而冉王高馬諸逆乃得草薙而禽獮之者也夫以廟謨之神算將略之優長羣天下謀臣策士之摹畫至六年而始召三省行之世以太平迄於道光咸豐閒川之民不覩兵事者又數十年賊一旦發難其平教匪時砦堡又皆在巴達夔巫我川南之民方羣笑築砦爲自困地弃江竄山而卒不免於虜脅悲夫昔或人說沛公據函谷關三老董公說沛公師出當有名宜先聲項羽罪雖其得天下龍虎功多制先扼始實基此焉君未讀經世書而力持築砦之議

令生當平教匪時。縱弗得遮輦要說而進謀額德勒諸賢。一發而制戢之死命。以克迅奏膚公。安知不功首吾鄉之楊羅。而美媲古之或人董公歟。匹夫有重於社稷。一策之得。天下賴之。人之智識。在賢不賢。而非在貴賤也。果矣。請持此義壽君。而希衆賓詠歌以侑可乎。但近今之患。又不在潢池中矣。君必更有胸中奇者。尙庶幾一吐之。

贈曾玉舫序

黃君鏡湖。余與遇彝陵之次。友焉。同北上。鏡湖。宜賓人。善時文家。杜君惺齋。余同學錦江友。又同年舉於鄉。惺齋。宜賓人。善時文家之二子皆不棄余。顧余時文乃遠不若二子。二子之友余。亦非取余時文也。然余得二子時文之益頗深。甲申春。來成都。識曾生玉舫。嘗相過從。且偕覽花潭草堂諸勝。相樂也。玉舫好學。輒舉時文見詢。嗟乎。玉舫視余。豈知時文者耶。玉

舫生長宜賓。抱敏秀之質。其去黃杜二子。遠不過二里。近或與望衡而居。其平日相與切劘。必有十倍於余者。其斟酌挹注。將更有在二子外者。而何詢於余耶。惺齋與余。在省在京。一聚皆不過半歲。鏡湖數閱月耳。而余所受益二子。若宏以多。是豈余取善之誠。無亦二子者。言論識鑑之精實克漸之深而感之速。余則私幸哉。夫以余與二子相去遠。相知甚新。處又甚暫。獲其益若此。則夫久爲近焉。朝夕相見焉。吾知其必有得也。而何詢於余耶。然吾嘗聞鏡湖云。時文。佳者不自時文來也。此語。余識之。願爲玉舫。誦之。惺齋居平聞人朗吟。時文。輒掩耳走。作欲嘔狀。故晨若夕未一見其肄及。然惺齋文乃時時益工。此事余偉之。不願玉舫效也。要之。今日之時文。苟科目一日未變。而有志於斯途者。萬不能不作者也。然而薄時文者夥矣。是當求乎不可薄之數也。玉舫歸。試語。二子。二子其更有進。我者。

乎。

送陳洛君先生序

今國家。其時勢而合需才者孔棘。富順蜀繁治。來治者不老疲。憚其劇。率多用利藪便也。新城陳侯吾洛君先生。以光緒戊寅任。除穢鋤豪。百治以振。始民讋其烈。繼用大頌。前大府丁文誠巡武。戾茲土。告以令君西蜀無雙。在紳耆是時。民未覩新政。將疑信半。竟十年。化洽而民服。語乃至此驗也。戊子調署成都。羣情悅悅。若有亡失。舉不自知若此何心。光第先生縣試首拔士。謬蒙期推、以訓以養、自通籍而歸。服闋將赴京任。先生猶在富。行有日、以光第得望精光。親炙久。曷得無言。請益而蒙自隱之誚。成都非仝川所首善耶。舊土沃民。侈尚文學。其賢者溫容都雅。緩步低聲而競養望。不肖飾虛僞。攻佻薄。趨子衿。乃長。盟匪焉。習則相蹤。矣令其邑非巧營

出合上者即多太息爲勞大夫俗化一誘於上上又非與民近也比聞附郭近郊數見刦案固知先生德威將有聞風凜遯者然昔武侯用何祗爲成都令發奸擿伏人無敢欺議者猶或非之教養之缺有間矣方今海內彫素樸費珍怪蹈人弱我之術賈生云國已屈矣盜賊直需時耳齊桓侯無疾扁鵲以爲在骨髓是以聖人豫知微蚤從事匪上醫將奚爲療未然乎宋嘉定十五年蒙古入西域四十餘國道路傳西藏似有夷警雖在幺麽不足比數傳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矧今非瑣瑣無似者例耶又人滿而武不滿者朋潢池行省二十一皆是也無論異教滋蔓其術不振而終必跳踉惡驅除而後馴焉或竟不得制焉變直隱隱大哉成都數十百萬口文弱則追江南亂者滇逆竄省虛閣佰闔城洶洶羸稚相繆哭則殺牲判醉飽陳寶玩撰訣絕言甚有促妻子爲自盡者幸乃匪未至獲安堵

無慈而又相喜懽呼爲笑樂罔極也周官六鄉六遂之教縱泯焉伯子晉城得精兵陽明弭盜南贛似亦今所急務加以去年通奉特旨整飭保甲豈無貫以實心團法行禦闔進於成周尙功糾力之治歟斯必非[illegible]朝貫一艇夕勝一礮鰓鰓以爲武備之法意也嗟乎宦途趨避閃鑠何止萬端一託諉於大局大局州縣之積耳匹夫發憤精氣動天地矧乃負英略握忠志自强之士而肯爲媮苟以圖名位乎才亦少乏矣親民吏又耳目之所不隔者誠得留心良實陶成而甄出之何鄉威虜之材姚孫禦戎之吏固成都所不借焉者也今日公家之謫亟在得人而自强不得其人則教與養守與變皆將有名無實而國乃愈弱抑有說者近代胡沉之於陶林秉則獨豐其磨淬而發之異矣劉中丞有功猶人配享駱祠者也先生豈有意乎時命難言志士堪自圖世固需才才將安出此誠難爲奉文守法

規規。焉參驗稽決者道哉。抑豈可開於平流徐進從容吟楷之子者乎。唯先生幸更教之。其諸善政。在吾富他仕路重迂闊繁難。終不肯一二爲。爲焉而無誠。卒鮮成者。父老耆舊咨嗟涕泗。嘆以爲二百年來未之有也。士民翕頌。將侯他日竟其用。請祠名宦。時臚上功德而登筆者。書之藏在史院。摘之登諸邑乘。無侯門下士贅言也。昨侍先生言猶多未盡之心。今將送先生成都。以先生社稷之器而大賢之後。方望溪之期爲素侯。責李安溪。又平日嘗語先第者也。故敢奮發狂直揭今時勢所急必其人而可吐者。因地論列而以獻。

隆興寺修普賢像序

釋子之教。與世無之。自井田不能勝其養。學校不能勝其教。而游惰邪僻者。衆焉。盡釋氏興矣。亦將出其力。爲耕紡分教養之權者也。立餓夫乞百

錢。無應者。莊嚴。資福。樸施。累矣。加冥頑。刑戮。陷懼。者獄堂。苦樂。懺悔矣。釋

非。主。持。勸。善。消納。於無。形引導。於。不。覺迫。飢寒。爲盜賊姦宄。回邪。抑又何。

所。不。至。古。而。儒。闢之。爲吾。道防。也。今。雖。聖。王。不。廢。焉。而克。少佐。吾。教。養之。

道。也。亦相。與。安之。士之。詭者。竊儒旨作經偈。世顧樂之。愚矣。其徒不肖。惑

俗漁利爲世害。又非。釋氏之罪。也。蓋自濫觴有周以來。滋演衍唐。屢屢乎

今茲爲巨浸矣。本朝臣公。佞佛者衆。鄉里馴愿並夫豪猾者。皆稽首焉。斯

亦。聖。道。之。窮。悉。乃。致。之。然。未。嘗。不。陰。輔。王。化。也吾里唐君玉山。今之周孝

侯也。中歲改行。修志。玉山不讀。闕里書。而崇。敬。師。儒。不講。維摩。宗。旨而頂

禮。奉。持。不。倦。爲母祈壽。走峨眉者數年。又定子午卯酉之年。與同志爲普

興香甲會。肖普賢像。供里中隆興寺經樓。以文殊觀音配之。各行其志。盡

其心而已。儒者笑之。農工商賈疑之。奉他教者嗤之。余曰。此不。廣。大。矣。天

下大教。回教。孔教。佛教。回回教。天主教。皆生亞細亞州。而佛教最廣。中國奉佛。尚已。此外如蒙古等部。西洋南洋諸國。東洋之日本琉球。罔不奉之。外此三教。皆不如其廣焉。而惟師孔教者最少。蓋非中州淸淑之區。不能行習。異彼纖者。殊俗異性。皆得範圍。故佛之所及。尤廣爾。以吾觀二千年來。中土佛教。咸不敵儒教。詎非風氣歟。吾方恐奉他教者。陰滋世變。殃及佛力。又憫農工商賈愚者。恣肆。靡於忌憚。尤傷邊儒陰賊險狠。飾令言而行反。爲釋者笑。斯誠世道之憂也。適玉山來乞序。並此感書予之。

上張安圃師書

自乙未秋。間在廣州謁侍。欵聆訓誨。倏已三年。修問闊疏。實深悚疚。乃今復蒙厚賜。重以教言。眷注殷勤。慚感竭似。光第泠僻。猶昔與世。旣寡相諧。兼以性愛農功。欲潔介然之分。惟是一畝。雖尊戀懸。三釜方且徘徊市朝。

眞氣機之斡轉有如大廷一日盡易賢人君子穆穆布列維新守舊咸得其宜庶幾西川邊徼不見奪於外人然後靑鞵布韈踏嵩高華嶽而歸戢影邱園抱經牧犢長爲聖淸太平之民已矣邇者東朝震奮似欲攬持綱柄顧非舊制然苟樞府二三大臣皆得賢者爲之天下事亦未始不可理也前安徽方伯于公抗論政府總署諸人更多所薦列天下想望風采以爲有古大臣之概咨歎至今聞其奏至時上亦頗有所動光第妄謂此公奏上天下督撫固當愧之即都中大臣言路無不當愧之者今日有心人屈指數各省布政使司必首舉于公及吾師與邵實夫以爲非時輩可倫比于公既發憤不顧一切慨然言天下大事矣吾師素負淸望關心大局已久豈肯寂然無一言繼其後耶今雖時勢難爲然朝廷要爲尙以大臣爲重光第嘗又妄謂京官三品以上外官二品以上果能齊心合力凡遇

大和大宰蒞蜀。願各舉其所欲言。則朝廷決必擇善而從之。亦使外人知中國大臣讜議忠謀。實繁賢達而隱諱其覬覦之私焉。豈非祖宗神靈默默引咎耶。又豈徒數國四萬萬人民所託命也。去歲南皮制府壽日光緒於其蜀中門人序文。頗陳此義。未知見謂云何。然已似讓于公出一頭地矣。狂瞽之論。知必無當於高明。伏維不棄而裁正之。幸甚。

武昌書陳巘臣

癸未秋與成都陳子巘臣遇於武昌。訂爲友。臨別應贈言。余不佞。復不文。而不可辭。書一首爲贈。猶記辛巳壬午之間。余遊學錦城。獲交成華人士。尊經錦江。又考余蜀而爲雋。成都人强半聰穎。省垣首風氣。大過窮鄉僻邑。浮華者亦往往習虛憍。其病乃爲他邑所無。錦江承故事。尊經高材生明敏好學者不乏。惰弛者不足責。因而驕蹇且傾軋者。是自棄自賊。材惟

心知嚮學。不求乎實用。拘文牽義。摘句而尋章。按格而就局。唯拾乾嘉以來餘習。侈然方謂所據乃千秋之業。噫學僅如是已哉。川省樸學絕數百年矣。國朝師學相承最盛。又以僻遠風氣不得開。又由五方來雜處。無一綫文獻。漢唐宋明之蹤跡。渺不可追。本朝士夫道德經濟文章。又不足蘊矣。而使之舊近今人材。中外咸以川省爲殿。敝臣成都人。出外遊數年爾。成都樸學漸開。敝臣蠶開之。宜爲吾省賀也。今聞吾語都人士學問流弊至是。又當爲隱憂。嗟乎。士之修。於鄉。著。如是。他日獻之廷。安得。有不。如是。敝臣與余。今均登仕版矣。吾鄉近來仕宦。眞令人感愧哉。先前一二當路。可援拔人才。殊棄絕不一顧。幷不少提倡孕育。其反是者。及未免徇私情濫保。非愛人以德。不視其才器而玉汝之。京秩諸公。日謀溫飽不暇。或因趨勢隕敗。或稍假事權。便自大。欺人自欺。且漁利便捆載歸。不復出。否則

亟亟求改外不安清苦。一有小利害。即縮首捷足去之。恐不速。終身不復問國家事。噫。此吾鄉之京官。不知吾君何爲而設京官也。膺外任者。州縣則以爲此財窟。吾田宅衣服輿馬。此焉增出。府道則自顧家已康。曰今吾可歸矣。鄉之中其有名位。鄉之愚夫婦。其涎羨我也甚者。至於貪婪驕縱。抑或淸廉。又殘刻無狀。噫。此吾鄉之外官。不知吾君何爲而置外官也。今日外官之弊。不獨吾鄉。京官則吾鄉爲最。間有克自樹立。思欲奮興而多早喪。或竟變去。或一蹶終不起。論者。咸謂省運使然。嗟乎。藏臣眞省運使然耶。抑不藏省運然耶。今之讀書者如此。今之服官者如此。余與藏臣所志所學。其果有殊於此否。其流弊或更甚否。其後之遭遇又有異同於此否。天意不可知也。抑不必問也。吾藏吾心。竭吾力。道合則幸矣。脫其不幸。夔門劍閣。靑鞵布韈。單車小帆。手持歸去來一篇。豈不樂甚。行矣藏臣。無

多言時方艱亟努力努力。

書贈唐晉淵

唐子晉淵。以朱子小學近思錄四書章句請余題署。從其尊人玉山君命也。玉山君曩嘗問余當讀何書。余曰。六經四子尙矣。六經羣書之扃鑰。四子六經之權衡也。此外當先讀者。則莫如宋五子書。而朱子又集大成者。以朱子爲入道之基。猶以四子爲入德之門。由四子入而羣經有所折衷。由朱子入。不惟可款周程張邵之關。其後之有見於四子也。亦倍親切。主敬存誠以爲本。而爲學之要。作人之方。上以肩聖賢道統之傳。下以開宇宙太平之福。天不變。道亦不變。此脈之留。自在天壤。聖賢教人。無非欲其體認躬行。以馴至乎其極而已。曷嘗有他道哉。今正學不講。久矣。道統茫茫。一綫幾墜。斯民不幸。中庸鮮能。學校以利祿相趨。鶩結納以文酒爲曠

達。離。獻。之。祚。墨。守。故。封。華。藻。之。徒。甚。至。害。義。吾。人。今。日。爲。學。止。有。閉。戶。讀。書。澄。心。觀。理。不。牽。於。邪。說。不。搖。於。俗。尚。沈。潛。反。覆。涵。養。既。深。馴。至。道。明。德。立。然。後。徐。出。所。學。以。與。海。內。同。志。相。質。證。德。必。有。鄰。朋。來。自。遠。榮。何。如。耶。獨。善。兼。善。一。視。窮。達。天。爵。人。爵。無。貳。古。今。要。在。自。修。以。爲。已。無。流。爲。小。人。儒。斯。善。矣。晉。淵。勉。乎。哉。苟。進。而。窺。濂。洛。關。閩。之。全。尤。當。有。異。吾。嘉。晉。淵。有志於正也。將徐徐覘後來讀書大驗。如有所得。其必有以告我也。

秋夜懷張吉安書事

癸未會試。雅州張子吉安。（原名大成清溪縣人選拔丙子鄉榜辛）與余遇於渝。同舟至彝關。初見余。即深相許。謂是表裏瑩澈。脫然畦封。雖落落有世外意。然英氣見眉宇。終當遠道。余聞之慚悚無似。感隨愧生。吉安年五十有五。呼余爲小友。過蒙眷纂。在京余寓外城羊肉胡同。吉安寓內城東嶽廟。余時時過訪。必

留共飯。父子親治具。余素不飲。而吉安善醉。斟酌盡興。余亦爲之飽啖六七添飯。甚相樂。語閒必談古今天時人事興衰治亂之由。所以望余者甚厚。然余出言小有過失。或筆墨間偶一失檢。吉安必努目正色切戒之曰。不可。不可。不可如此。未嘗少假絲毫。余方凜然如對嚴師。不敢慢。吉安時或作諧語。殊皆動中名理。濆涌磅礴而出。余又爲之狂笑極懽。所最異者。吉安向余。必作英傑語。每夕陽在樹。出門告別。必相送。不舍。余一再辭。始佇望余去。雖暫別。脈脈如欲泣者。乃更似兒女子態。余則掉頭去疾走。不一返顧也。都門聚首。未及三月。不知後會又在何處。富清兩邑。懸隔千五百里。雅雲江雨。兩心相印。秋夜無聊。脊被有道師友難得。因循可畏。特抒懷柔翰。以誌不忘。

苦雨紀懷偶書

連日大雨如注。京師毀垣脊巃相望。東省此時。河患正劇。民間田廬。盡爲澤國。當事拮据。上下憂勞。憮然念及。不覺飲食爲減。湖痲靡甯。辦賑辦捐。財力告竭。矧昨年南邊瀕患大水。東南數省。民不聊生。致損國家元氣不少。幸而人心頗靜。變故未萌。祇有默祝昊穹。俯矜黔首。又願具悲憫者出大力援之。俾凋敝餘生。漸還元氣。是則鄙衷所嚴切者爾。然更有說者。凡是天災。水患。一切患氣。之來。必有所以。召之。當局者。尤須。急於。猛省。不可。但恃補苴彌縫。了事。有國家者。其可忽諸。

在京與正之書

正之足下。無恙自去臘來函。便未晤。面悵悵之意。令人曷已。頃聞閭中絃絕於邑久之。芳樹蚤凋。雙雛猶穉。不幸何如。老弟學業。近年當更長進。想家計倥偬。屢遭殷憂。此時搶攘萬狀。彼蒼玉汝。豪傑。自知其中琢磨。正復

不少。惟在有志之士。堅忍前修耳。吾邑歲試。當在七八月間。鎮中同學諸君子。知必奮爭青雲。追摩天衢。以應一時地脈之盛。第懈弛者成風。優游者踵武。如欲齊知嚮學。使蒸蒸風氣日趨於上。慫恿提唱。舍老弟外。似難其人。昔人云。風氣之變。在一二人。轉闔之。維持之而已。吾省近年文運官運。大為減色。南皮學使去後。樸學漸開。但真能上進者。亦屬寥寥。實為可歎。吾鎮後起之輩。天資清絕者。乃亦不乏。苟得人焉。力策而善扶之。期以遠大。將來成就。必克處為純儒。出為名宦。區區鄙意。欲為吾省振刷痿疲。勃而興之。請自一鄉始。此係為公義起見。爾諸同學。當有齊心。並非為人。止求益己。兩心千里。可為印證。不才秋杪。便可歸來。出處分際。明歲再商。總願吾鄉讀書者。先立大志。而後加以果力。明強之論。先師不誣。凡我同人。不妨嘗試。至我拙弟華性。僻學駿。人多不理。惟望老弟善加栽訓。時相

督率代攄別著友于之愛是爲至幸此書可與諸鄉先生言之俾愈竭其
養中養才之力且以知愛才如命勸人篤學者用心甚苦也

與王定熙甫書

別來半月時念於懷夜燈漲紅輒有書味只恨近年來南帆北轍未得與
弟等暢談斯道風瀟雨晦孤負實多窗下用功不拘形迹但求實有心得
卓然爲有用之學庶非玩物喪志者可比經史之功無日可輟八股學問
十日兩課亦可爲之宜學名家不得入俗如有志大成者不爲亦聽弟等
年將弱冠時乎不再知音難遇正學希逢是大志人應無待多爲策勵也

報友人書

吾人爲學凡一切聲色貨利可以害吾身心者譬諸敵國直須作勁敵當
前偪近臨危窺探偵伺我有一毫罅隙少不提覺即爲所乘故既籌備禦

之。方。尤。先。貲。杜。過之力思患預防弭禍未萌。庶幾可潛消隱慝也。

與榮根香館同學書。

館中同學兄弟無恙。相別浹旬。音緬殊切。日來所作功課。以收拾放心爲第一要著。浮名虛譽。切忌關懷。摩厲品行。涵養道德。總須從謹言愼行起步。最有把握。最易考驗。不可虛混時日。忽悠自將。是爲至望。近日實學者少。名都大邑。識陋齷齪。不聞道者甚多。殊爲可嘆。諸君胥有美質。苟能屏去浮華。篤志斯道。是不惟一人一家之幸。天下萬世之幸也。往聖昔賢。風流未墜。伏維自愛。大作基址。不狥流俗。苟安小成。則豪傑之士矣。鄙人無識。不知所教。僅竊前人緒論。用當土饑。百祈留意。精進不宣。

與車繼武書

旅館春寒。得足下常惠然來。風風談讌。甚愜羈趣。前聞足下留心小學。數

月閒已得其要領。且多心得。甚善甚善。既微窺足下意。似因試途坎壈。將藉此爲捷徑弋子衿。竊爲足下不取也。夫科名得失何關榮辱。內有足重。外者自輕。吾人爲學。豈已而已。舜禹之心天下無與。展氏守介三公不易。願足下堅心砥力既由漢之小學通訓詁之微。更以宋之小學補蒙養之缺。通儒純儒一舉皆得。詎不懿歟。命運之說向來不足爲憑。美者不可自恃。惡者不可自棄。況奪命工夫全在此心一轉移閒便當。運方寸而迴造化。先師格言厥旨微矣。有志君子宜益勉於自修。臨別依依。促迫作此。伏維努力不宣。

上海與華弟書

兄大約在念八九日可到漢口。聞川河水尚未消。到宜昌時。趕早坐船。亦俱未定。容到重慶再發信可也。此回兄已與二親請得四品封典。母親鳳

冠霞佩。朝衣蟒。補服朝珠。一一齊備。人子顯揚之願。尚未稍酬萬一。尤望賢弟繼起揚名。重加誥命。是所深念。有志者切勿因循自誤。不加憤勉。但兄傷心之處。須對弟言。父親若在。亦纔六旬。儘可受兒子供養。奈何去世。今已十有二年。不得親見五花官誥。躬膺四品頂戴也。爲兒發篺之日。不爲不早。父親去世之日。乃更不爲不早也。悲哉悲哉。一念及此。涕泗橫下。眞是莫可如何。吾弟向來素有大志。趁此時母親尚健。晝夜攻苦。以副高堂之望。是非區區筆墨所能策勵者耳。加餐加餐。相憶相憶。書不盡懷。

宜昌與華弟書

兒節言。前上海寄書諒收到。現在天寒。母親舊咳猶發否。兄擬在渝購建燕窩。此物最能治咳。成都陳撫臣在武昌時。送兄於潛野朮數兩。前已在京買得眞高麗蔘數兩。鹿角膠二觔。可惜關東北口鹿茸均未買成。心中

隨時抱歉。但後來作京官。此物甚不難得。吾弟居家奉侍。切須涼燠得宜。飲食有節。家中鉅細事。一切稟承堂上。無輕動其氣。兄上年觸怒事。愼勿學。悔矣。無遂之旨。最宜體念。吾弟近歌燕爾。新婦教誨。貴在初來。百年閫範。數世家聲。此焉哉基。緊關非細。閨戒夫婦反目。尤貴明哲保身。厲階垂鑒。雅詩非誣。婦言是用。周書有訓。弟素來深明大義。必不出此。現居歲餘。愈徵進業。學問之事。止在切身日用。倫常而擴。闢不與。惟望吾弟先立大志。聖賢事業。皆己所當爲。己所能爲。非如名位爵祿。憑人予奪。己持權不得也。兄今年雖得釋褐。自顧仍然寒畯。時局方艱。惴惴患立。反覺學問漸能鞭辟近裏。惟此差堪自信。至浮名虛譽。兄自視之。雖不能如過眼烟雲。但終覺於我不甚輕重。志士苦心。所期遠大。讀書明理。徵效治澤。推諸位育。無非本體。但我等中材以下。欲求復初。不可一日無學耳。明弟誦經。應

又加一二部。須教以孝弟忠信諸大端。以培其本。多讀經書。多講究宋人理學書。文章詩賦。可不必作。非但廢時。亦先撥其本也。龔姑想已抱孫。張姑處當亦均安無恙。虎師尚能善飯。八世弟猶讀否。聲師已有師母否。八世弟應明白矣。凡諸親友。胥爲致意。道我此行雖獲成名。並未進德。慚甚慚甚。九月三十日到宜昌。大約月尾可到重慶。仲冬初旬當可抵里。家中諸務。較中舉時尤須減損。蓋此行措費。兄熟計之。進者不加而出者彌重。將來負累或鉅。仕而愈貧。何以爲養。一概虛夸。悉宜屏黜。待兄便道歸來。再作斟酌。一路山川名勝。都邑情形。民風士俗。人事天災。耳目所及。兄皆誌之。有南旋記一册。雜詩若干。歸時再閱可也。嚴冬風雪。宜加珍衛。諸多不宣。

與厚弟書

厚弟安好。又一半年不見汝書來。焦盼無似。不知汝所作何爲。何以忍不寫一字來。豈以前兄信訓斥汝而負氣耶。前見宋芸子電。駭聞沱江大水。同鄉京官公議。將上年籌賑所餘銀二萬兩。電匯回川。交成都府劉及署藩司按屬分賑。然有川東在內。恐川南所分無幾也。不知井上曾在辦賑否。日來見慶堂否。此次災情連封數處最重。渠此回亦當必大作好事也。昨日於九思處見其家信云。富順城中之水。漲至城隍廟前。新河二街。所賸不過數椽。牛佛渡一塲。只存一二十間。資陽全城俱沒。不勝駭歎之至。深恐朱家灘及掛榜山兩處先塋被水淹浸。聞是六月十八日漲水。若然到今已四十餘日。乃不見汝作一字來。亦何大意乃爾。(見此信即速寫信來使放心)豈心中全不念及京中人耶。今年收成何如。切當依我前次之信辦理。不可如你去年的辦法。聶耀庚現擬移到兄城外學堂去住。又在兄處借銀數兩。

以開零帳。（前伊已在九恩邑借銀四十餘兩）渠目下似夢醒矣。但烟猶未輕減。你在家中總須將老脾氣自醫好。兄今始悟穿。此斷非別人能爲力者。你年近四十。尙看不透乎。天災頻警。收拾萬命。卽爲大刼。只忠正孝慈廉儉人可免耳。你心中尙豔羨浮華耶。亦可謂不諳天道矣。兄於七月十二日。爲湘撫陳論薦。（共十餘人同保有楊叔嶠係誠王得派觀察陳次申觀察薛現丁艱）奉旨均預備召見。叔嶠十六日。兄十九日。均蒙召見詢問。兄對頗詳直。卽於二十日得被恩命。賞給四品卿銜。著在軍機章京（卽俗稱小軍機是也）上行走。參預新政。欽此。（此同楊銳譚嗣同林旭共四人不過分看條陳時務之章奏耳因有）（參預新政四字說的轉好者新綢紛如水火將來恐成禁詣）兄本擬明歲節省得餘錢爲買山之資。便可歸田。乃無端被此異遇羈絆。且又人情不定。新舊兩黨。互爭朝局。（好在兄無新舊之見新）（人天下方可久存害須者均須用好）兄實寒心。惟聖恩高厚。急切不忍去耳。向來雅濟。弟所深知。但目下用度頓添。異常艱窘。（城外事堂亦打算頂與別人兄租不起了隨散日須往頤和園住班老騾不行又要買馬又要添皮）

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乾隆中錢南園先生即是在軍機處值日無衣冷病死的又要添人至少亦當多用四五百金而現在印結漸差。紛

紛請停捐。明年不知有印結否。兄又不分軍機處錢一文。他門每年可分五百金之譜貧者數

不止此又不受炭別敬。方若此信時有素識司道來則敬兄以向不敢贈璧還之如不當多時。所賠猶小。如倘

不能辭脫。則每年須乾賠五百金。除慶堂二數外。此三數從何出耶。洛師

又不得到任。如到任尙可作暫與借一二數看來只暫局耳。現在皇上奮發有爲。改圖百度。

裁官汰冗。節費練兵。改科舉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詔求言。令州縣士民均

得上書言事。決去壅蔽。民氣大振。但學術不明久矣條陳上書者多可笑且有許告溷習斯爲流弊耳汝於交游

中。如見有欲上書者。必須眞有建白方可。否則不如其已也。蓋目下條陳既多即好者亦多

與人皆同但須延誤汝前欲爲醫學。今京中已奏設醫學堂講求醫學。中西兼習汝如已有

子。似可來京學習數年。亦大有用。即無子似亦可攜家但要先寫信來商酌妥當且須看兄之行止定奪總勝卻

你此生作閑人喫閑飯也。兄二日一班。每日須於三更後入直。忙迫極矣。

草草作此數頁。汝見即速復書。詳細照覆爲盼。家中人均安否。兄光第頓首。八月初一日。

賴義士傳書後

乙未之秋。余自京師來閩。次上杭之峯市。武平賴君以正。奉其族祖賴義士傳。爲楊戒所撰者。請即其後而書之。余之先武平人也。於義殆不可讓。傳稱義士名崧。字維申。武平高吳鄉人。故明諸生。性耿介。國朝定鼎。遁居白雲山石巖。日食雙麂卵以自給。因不薙髮。漳南監司張參政。親臨勸諭。誓死不從。後竟爲鄉黠謝漢仲指爲長毛賊而害之。挈其頭獻監司。監司憫焉。給葬金。其妻以殺人貲謝幾斃云。余反復讀之。俯仰增歎而流涕焉。以謂王天下之難也。夫揖讓之風尚矣。後世易代之際。其正大著。乃皆出於征誅。然自湯武革命。應天而順人。已不免有十一征。滅國五十之勢。糾

紛擾擾幾歷歲時而後定豈聖人舉事猶有不愜於人人之心者歟將非前代君德入之已深久安於服教畏神而其末世即有毆民之主遇從如歸市之王亦有所不能遽變其志歟或其頑者竟不可化歟抑更有互持其是非如伯夷叔齊其人歟舉世非之不顧歟然則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亦祇用以明白聖人之心跡而即商周盛時尚猶未極其功能也春氣至和也百昌茂豫而松柏於此時獨不增其秀秋氣至肅也羣物凋落而榮鞠於此時獨得有其芳然而和煦者不因松柏之不秀而不春也肅殺者因不榮鞠之有芳而不秋也是故松柏榮鞠者天地之閒氣莫逃乎造化而與造化敵者也明有天下幾三百年風俗最爲近古其取士之途甚隘而士氣之烈上淩千載其閒屢被暴君姦相逆閹流寇之禍分裂夷滅之窮慘酷毒九死而不悔即我大淸之入關於爍神武溥海咸讋迄於天

下大定而所謂成仁取義之倫無上下貴賤老弱婦女傭保乞丐十餘年後猶然自分以必死者所在相望不絕爲前世未見豈天之生是節烈獨私於一代哉上專以孔孟程朱之道教人下之服習者深而且廣是以耳目口舌四肢百骸之用皆被有禮義廉恥之氣蒸濡浸灌相習而忘故能衽席於礎斧壽考於虀碎無他其心之所安一也嘗謂聖人之道銷毀歇絕千有餘歲而大顯於宋又推衍之數百歲而昌於明顯於宋而孔孟之道大著昌於明而程朱之道大行固由運會使然抑豈非主持世教者擇術正而知所重得以大收儒術之效哉然卒之無救於滅亡何也則以其廟堂黜陟之非襲洪永之遺毒而復乖迕暴戾遂至無所與立而天地且由此崩壞可不爲大哀乎然而松柏榮鞠果無有多於有明者也或謂義士執區區一髮之節以喪其元頭之不存髮於何有不知去其元而心之

本體全存其元而心之本體亡志士仁人念之熟矣國初薙髮之令厲矣然與之爲抗者二焉抗之於有形而至死不變者孫文正鹿忠節而後諸人是已抗之於無形而逃而之他者熊魚山方密之諸人是已義士之死而殺人者不得抵其罪其於聖王一夫不獲之本懷得無少傷乎哉然吾以知義士之無所於悔也必矣王者改正易服所以易天下之視聽與之更新而一其俗而遂不能罔志士仁人之心卽三代已然則惟愈修其德而感之俟其自化其有變者不以加戮徙之於遠無使亂俗斯王者之極功也

湘坑湖記

湘坑湖在山頂環拱四五秀峯喘山而上有碎石路三皆十里至則山屏地砥劃然中開雨乃漫爲湖蕩實非湖也南風至牆屋皆汗味之潮若蓋

數百里外海氣迤蒸萬山之上。而吾劉氏實居焉。爲時以日計得二十萬爲戶。得千數百爲丁。以指計可得十萬。湖內無以容也。散落湖外四周爲田莊所三十。其田以石計者數萬。湖之東八里閘子下十里湖洋。背太陽前二十五里大墩。三十里店厦。湖東北三里邱地。十里泉坑。湖之南五里洋畬。七里四上。十里大洲坑。二十里羅坑。湖之西二里白竹壁。下三里上邱坑。五里彭屋閘。七里石井。八里高畬。熊上十五里黃屋塘。二十里雁鵝塘。五十里赤高坑。湖西南五里柯樹坑。三十里桃裏塅。湖西北五里石坑。湖之北四里少芬。五里高員地。十里長坑角。十二里林禾地。二十里湖嶺。二十五里上塅。四十里羅田。皆有吾族人居之。或數家。或十數家。或數十百家。或百數十家。惟湖內多至四百餘家。湖之內爲祠五。總祠一。支祠四。總祠祀三郎公。爲元始遷祖。支祠祀六世祖兄弟四人。爲各房。分。支。之祖。

曰伯聰伯盛伯逵伯瑛湖東二里曰水口下坪三郎公之始遷實居於此繼乃徙湖中尙屋尙屋者當時同遷者蓋十餘姓今皆轉徙絕滅無存者獨劉氏存劉氏則可幸也他姓則可悲也雖然湖內居地尙多名其人之姓焉名伯聰公祠所以田屋田氏之所居也名伯盛公祠所以下廖以別於上廖則皆廖氏之所居也名伯逵公祠所以夏屋夏氏之所居也名伯瑛公祠所以尙屋尙氏之所居也卽劉氏始遷地五傳而分授伯瑛房者璈公祠亦在其地實爲伯瑛之曾孫名英用公祠所以池屋池氏之所居也實爲伯盛公七世孫其又支祠之小焉者也湖內復有地曰黃屋江背者皆以人姓名而他姓無考焉湖內之地又有曰墱上曰天燈子下曰蓮塘角曰竹下曰山下曰下湖坑曰砦嵊曰砦前曰砦背古蘦砦其地今夷夾山之要腹脊背人家分棲之烟雲複繚雞犬聲淸以遠聞湖中有田有

池。有井。有園。有溪。有橋。有村、有廛。有市。有廬。有硯者。犂者。鉏者。鐮者。斧者。弱者。攤者。擔者。量者。權者。刀者。尺者。鬻酒者。飯者。肉者。煙者。肩米肩紙者。肩木油者。無炊石炭者。多爇松明火者。多老壽者。亦有博塞者。燒洋藥而飲者。然無爲盜者。無視胥徒徵票者。求壻歸妻。無不計花邊洋圓者。然少嫁者。懲髮賊之追。無婦女裹足者。多項銀環者。多雛姬幼女樵汲者。無老弱咸擊五寸梳。飲純酒者。其俗尤重邱墓祠廟族譜。族譜自明來五修之。然近漸蕪俗。無治之者。好追寫先人圖影。多不似者。而尚武。有爭墓以械鬭焉死者。其地豐山而形。嗇於水。饒材木竹林紙鐵。其樹多松杉楠柳楮橡栟櫚而少柏。其穀晚稻稜禾。少菽麥。其蔬多冬筍蔓菁蕗芋。少菘韮薤萊菔葵。其果栗橘梅桃李。其花瑞香梔子蘭蕙。其於畜也。重雞而輕鶩。奇羊而易豕。貴魚而賤兎。有㹀牛。無水牛。其山有虎。有豺。有獺。有狼。有狐狸

土。蝓而少豹。有野豬。多有豪豬射人。有雉。亦多虎。雖食人。野豬酷害種植。亦傷人。然不食人。光第。伯盛公十七世孫也。入蜀之世蓋六。少時。每聞族老相傳說湘湖名字。輒欣然想見之。願果一往以爲幸。然自吾祖吾父。時思欲一歸省視祠墓者數矣。而不得。光第則可得耶。且閩蜀天懸。遷徙隔絕之日久。生長於蜀者。綜各房殆數千人。無得一歸者。而光第則光緒乙未。脫然由京師航北海以達南海。而竟安歸乎湘湖也。則豈徒光第一人之幸。乃上以慰吾祖父泉下。下以告吾子孫。而以答蜀中諸伯叔兄弟東望。冀一歸閩而不得者。又以歡閩中諸伯叔兄弟。西望冀一知蜀而不得者。湘坑湖。其於城市也皆遠。北去長汀縣百二十里。西去會昌縣百二十里。西北去瑞金縣百四十里。而在武平縣東北百十里。其別地名同而不湖者。則有大湘坑。小湘坑。大湘坑多何姓。小湘坑則王姓。

湖州道場山重建萬壽寺記

吾州山水清遠甲天下。而道場山最有名。余嘗造覽其顛。震澤之烟水洞庭之雲木咸會於懷。有超世出俗之意。登極顛。小憩於山之萬壽寺焉。而識寺僧法磐。心異之。去歲余還京師。黃塵莽蕩中。念家山清景。何可得也。今年法磐以請藏經來入都。詣余求記。余不克辭。按山之開始唐中和間。故多虎。僧如訥過之。坐石上。虎伏其側三宿不去。遂支茆焉。所稱伏虎道場是也。吳越時。始建寺。名正眞。宋仁宗世。乃易今名。洎明初而寺燬於兵。僧正印建之。我朝咸豐中。粵賊陷湖州。寺又燬。同治初。僧正順重建之。而法常法磐繼焉。於是寺蓋三爲矣。自吳越至明四百有餘歲。由同治逆數之。至明初亦四百有餘歲。然則自今以往。茲寺之與世相遭者。事變雖尋於無窮。而苟擬前迹而循之。茲寺也。乃如神僧古德。纔及呱乳。而後此之

靡者頽毀往世逾千之數正未有艾豈非其可幸歟今有巨室焉其大不可數計於茲寺阻時既久敝徹而欲重造改爲無有託延而顧安受其敝坐令千門萬戶漂搖於風雨鏽蝕於蟻蠹斯燎於家爨坼斲於他人而絕不肯求材以自救則何不若之寺之僧之力新其所住持也吾安能無所感也然余觀茲寺淨土莊嚴像設森煥而山之喬木多無存者非所謂美猶有憾耶法磐之志卓且堅凡有益於寺無不力以致其於林木也尚吾言必且培壅而護惜之待其雄茂深秀壯山靈而滋水脈暉佛日而阜民財當止蒼蒼鬱鬱然紅亭白塔隱映如畫助發詩人逸興而已異時余之歸也青鞵布襪扁舟小帆泛碧落湖傍浮玉之濱策杖而登伏虎之巔猶當挾持磐公徧覽林巒掃葉燒筍而話無生與世相忘可樂也

南郭看竹記

京師賣竹。載小車。騰呼徧閭巷。雜賣花聲中。甚可聽。余爲買數个植階下。楚楚有致。詢竹人。言厥園在右安門外數里。無非竹者。一日天雨方霽。買車往。將出郭。人家。漸稀。稗葦青蒼滿窪。橫直如槩。截荒墳若釜若笠。貼野花。紅。白。成。碎。錦。譙樓。召。雲氣。相吞吐。環城。柳。碧。波。青。草。深。馬。肥。沙。岸。鳧。鴨。大皆。如。鳧雁。不。避。人。西山欲。飛。來。與。人。揖讓。驅車行碧草上里許。人家多傍竹居。泉甘壤疏。培溉甚力。種皆堅實。能敵寒雪。尋徑。入。野。鳥。迎客。藤蘿。碍。衣。翠。雨。亂。落。著人。肩如。露。珠。京洛。緇。塵。爲之。滌。焉。其勁枝。媚葉。高情。逸致。若偉丈夫。掀髯。慷慨而。論當世事。若仙女。乘鸞。在烟露。若古衣冠大儒正。立。而。不。倚。若。孫。登。陶。潛。遠。舉。出。世。殊。不。可。即。彷。彿。古。淇。園。裏。猶記少時見有竹處。便流連永日。永日不食不飢也。吟嘯不輟。神氣灑然。自謂過魏晉朋人。著愛竹說一篇。以見志。今茲棖觸舊緒。一新。然余復有說者。每慨

京秩朋儕目營營趨利祿不暇謀妻子究美衣羹肉奔走權勢猶以爲不可及蹶蹶人寰貴熱中薰心抑或徵逐浮薄藉詩酒相趨奉否則妄立名字假聲華欺當世自欺甚有摭拾是非以爲寵利苟苟碌碌別親棄戚友迺來此作汨沒生意陸沈知覺國艱民隱杳無提警余甚惑之求謂頓出塵囂漸滌神志以蘄入道者匪不屑亦不暇也余豈敢遊覽自多但當繁擾場中抽身片時亦得清涼不少願澄懷觀道者偶一領略慨乎其有舊與焉知必不作一遊觀也附識於茲以自厲並貽與同好君子焉

破車記

破車必配以羸馬士夫之乘破車非甚貧則必有激而始爲性樂乎是與好爲嘗焉者寡矣因而利之柰或鬪之也吾嘗舍車而徒矣徒不可以久也雨過則泥沒踝風刺頭則似錐則又有眯目之塵沙雖復利習勤而奚

可以久。徒爲華其軒。鏤其轂。漆其鞍。玻璨互其牖戶。高輪而大馬。輕舉若飈風。而捷駛如流波。無有不便者矣。石道壞。窪凸阻焉。犖确乃不堪等等乎。如欲開吾骨之節。而絕藏之系也。然則車非不美也。亦有害。若是者。吾亦偶乘之。而破車之於石道也。蹇鈍而安遲。殊勝美者。然則亦有利。因乘之者。利之。歎吾之始乘車也。美者與惡者。未嘗不易而觀也。是猶待校量漸乃。一覩。而無成。心焉顧或謂車材窳。恐猥乘羸馬。行緩不及事。更有甚者。雖則敝而幕已壞。偃落之狀。無論貽知交笑。弗壯路人觀。即中心實自恥之。噫。猥者可以防也。緩者可以策也。恥於其中。則害其心。患非止緩焉猥焉。沒踝。眯目。刺頭。未有若斯之可痛也。破車云乎哉。

趙化鎮牛痘局記

來海外一星火焰焰不熄沿及華裔。財燼而人焦。天下廿之十。而三四。洋

藥是也、爲之傾漢唐以來數千年入自夷國散轉內地之金銀隨濤波去乎海外、而人心趨便利。樂奇巧、天下方十九好之洋貨是也。傳其術中國、先後徧各行省。六七十年無異。天子用之。大臣疆吏勸之、府州縣董之。天下信行十已七八、鄉曲僻陋、尙或疑之。洋痘是也。洋痘者牛痘也。牛痘之言曰。昔洋有先醫。智及知牛。爰取其痘之漿。而刺種人身。巧規其穴。實維消爍清冷淵二穴之閒。主乎三焦。三焦者一身關要之府也。從皮毛血脈肌肉經絡。直傳而入。下從腎臟。直引而出。見紅三日。灌漿三日。結痂三日。十二日而成功。兒如常無所忌。卽再試。不復出。又曰痘之證。腎重而脾輕。脾屬土。牛土畜。職此之由。猶有疑者。曰此法出洋人。殆不可種。卽種十年當復出。仍當傳染天行。更有種牛痘誤斃者。嗚呼異哉。是何怪歟。年前民之訛。言身痲爛。衣洋布也。生人至。不可解之事。惟安於習熟見聞者。至老

死而不怪狗吠攝影羊毛出膺鯇肉發癇鼠骨生齒假若傳由外國其不搖首閉目而去者幾希矣。今之牛痘。萬全如此。視昔之種苗噓鼻。周委五藏。風寒穢濁飲食禁忌。一不慎而禍至。或逢壞證慘變。黑如炭。藍如靛。紫如炙豚。不可視其形。乃至獨子孤兒。爲之父母者。當此之時。喚天而蹋地。思與併命而不可救。酷烈之痛如彼。孰得孰失。當煩智者而決乎。某某去鄉久矣。官閒多暇。凡京師首善諸義舉。都人士主持之。亦嘗一二竊隨其後。見夫種牛痘者。歲則何啻萬家。爲欣慰焉。乃得舍弟某某書言里則有局。旁及鄰集。越十二年。而人尚有疑。然亦歲得數百小兒。今將勸集資者名。且謀善後。於是致諸君子意。請記其事。兼爲謂此不信者告。某某既喜吾鄉小兒女。長得保肌肉之玉雪也。復敬鄉之人有卓識。猛於爲善。風俗厚。即吾弟懇懇同之有足嘉者。乃爲記之。而略陳天下大概。俾拘墟而護

前者悟焉嗟乎吾中國之通商外洋也受其害而不知猶可言也受其利而亦不知不可說也夫既不免受其利害卽聽其自利自害焉無道與爲權安所收其利而制其害哉將無並其利亡之而但承其害害奚極也吾於有利無害之牛痘而已爲此麼麼也

開硯海記

有硯海墨漬牢不可開易數手皆無能爲力閱四五日且頹之而歎以謂難開矣耐性復揭之隨手卽起始悟用猛力者鮮奏功無成心者多得意然非忍耐得過亦何從得到好處忍耐二字眞無窮受用哉試觀古來聖賢豪傑大學問大事業何一不從忍耐中出今人一不稱意便發躁舍去焉有成熟之時乎我輩爲學當切戒之癸未四月八日

雜說一

桀犬與羸犬搏。羸犬左辟。桀犬右拒之。右亦然。是則無地無辟而已矣。叫然起。批耳而迎之。距突喙裂。血漬毛擲。搏地翻復。以身相救而不能得。尾帖然。尚知命乎。羣狗簇之矣。逐而犇。豈能脫離而已乎。童子桀石覘焉。蹶帖然中其桀犬。而不知羣狗之何地也。兩虎苦鬭。樵牧。處其皮。鷸蚌相持。漁人。利之。跋疐。而援。人以隙。智者。不。爲。爲之者。危。

雜說二

龍。至神至靈者。氣而雲。不知其幾千萬里也。霧而雨。不知其幾億萬頃也。屈而伏巖穴。歛光影泥蟲沙豸。侮之而不校。怒而飛。風雲合沓。一鱗一爪。欲吐造化。露沒蒼昊。雖極之婦人孺子。無不知其至變至幻而然矣。而又奚能乎。馴而豢也。彼亦不知刀砧之肆陳乎。菹之醢之。削皮斫骨。雜蝦蚌肉。龍非。至神。至靈也。蠢也。非至。變至。幻也。凡也。凡與蠢。豈龍之性哉。非凡。

與蟲而抱其神靈變化之質而甘為魚肉焉非有欲孰能禁之夫惟聖人無欲有欲者龍之人而已矣

雜說三

索然而長者曰蛇蝈然者曰蛙侈然多足曰蜈蚣皆有毒物其氣相克也蛇食蛙蛙食蜈蚣蜈蚣食蛇其相克何也天也好事者聚而處之又各相救蛇見蜈蚣不敢食蛙蛙見蛇蜈蚣其免蜈蚣不敢食蛇去蛙忌其相救何也人也是奪其天也蛇先食蛙蜈蚣喜蛙食蜈蚣立見蛇自賀蜈蚣食蛇蛙鼓目笑先發者亡後動者昌時實為之靡所藏也離而非使相見見又形隔之蛇欺蛙提蜈蚣不能食蛙亦不能為蜈蚣食蛙蜈蚣亦然此非時也事也孰謂人事為無權哉故知天可恃不可恃人可恃時可憑而有時無憑以事其為憑天時人事之間烏可苟哉烏可苟哉

雜說四

與天下厚利不可久居縱欲必至亡身蝨與蚤鬥蝨負蚤曰我決起而躍瞬電子行瑟縮不能遽及寸蠶之腹彭亨多所容子衷何其孺也蝨譆然而笑曰咄之二蟲戔戔耶我不言之爾終夢焉蚤爾躑擲而去來其失躁脂膏之潤誠不償其氣力我則竄穴棲從容而享血食之奉且久爾不如我蝨爾更何言耶爾隨時隱顯出伏甚疾咀嚙之利畏人而不敢久處且人一身多跡不及爾不如我夙昔親炙醉安飽逸一髮一膚惟所欲據閉及詞賦聰明福利之二蟲爾不如我還甚蠶蚤嗟然若喪樞桁拆栩翠絕湯沐具形影騷利欲自雄者灌種滌族曾無秒忽數冊後蟻蚤始晉笑其後也然而弔矉蚤著至矣

唐太宗以弓喻治論

人君之惑莫患乎陽慕受諫之名而內無自省之實昔唐太宗有良弓自謂美甚示弓工以爲非良材木心不正脈理斜弓雖勁發矢必不正太宗曰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且未盡況天下務乃命京官更宿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論者韙之嗟乎太宗有愧弓人多矣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挽强弓也所用弓止三石示左右皆曰此不下九石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今弓人直士也其所對亦以木心況君心耳使太宗能善聽焉則彌弩危機嚴鏃御弦至可危者近在宮寢明德昭儀禍伏至微照以寸衷無難洞見而顧忽之宜多悖戾且夫太宗之心木心不正之弓也覬覦實錄徒欲化家爲國臣鵠偏矣宮人私侍以刼父子鵠之謂何欲殺田舍翁停婚仆碑君鵠壞焉納巢剌王妃而封子明所謂父鵠者安在而且喋血宮門

實親射殺其兄弟矣。御武氏而以遺高宗。又陰射其子之腐髓矣。帷薄不修。女禍綿延。更不曾取數世子孫頂踵骨肉而射之矣。當時雖得風雲之士。自詡於南砮東箭楚柘蒸桑者。又奚與於智巧聖力之中道哉。嗚呼。太宗徒以弓喻天下之務。而不知喻一已之心。謂之危弓安矢不中君德宜也。非刻也。蓋嘗推而論之。古皇幹强者也。帝世張如流水者也。三王引之中參者也。太甲成王而下。欲挽而無負弦。引如環釋如環者也。總之。王道深弓。霸道侯弓。七雄之世。句弓。大概彰彰爾。君人者。仁以爲幹。義以爲的。智以爲矢。信以爲弦。斂神而執之。明目而睐之。正體而發之。不中者鮮矣。老子云。天道如張弓。譚子云。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其故可深長思也。彼太宗者。特陽慕納諫之名耳。觀魏徵陛下近日不好直言。勉强含容之語。噫。帝於弓治之喻。改弦而更張矣。

後漢三十二功臣贊

皇皇天漢。承運陶唐。水精既頹。火德重光。春雄鷙散。眞人龍驤。雲氣春陵。雷雨昆陽、虬奮虎躍。來贊來襄。谷犴珠玉、條擇鳳凰。我文曰修。我武維揚。功成身退。令聞允臧。彼其之子。而壽而康。元侯弱歲。游學漢京。跌宕豪傑。脫略羇緤、走馬河北。仗策從征。矚雲追龍、隨波騁鯨。關輔響應。寰宇澄清。侯服而終。以顯以榮、斤斤忠侯。獨載厚貲。負販燕薊。思翊王室。移檄漁陽。勇鷙就匹。單馬褰創。椎牛力疾。騰踔朔風、沐濯巴日。維玉韞華。蔚爲天瑞。維彼樸吶。差強人意。無赦一言。永光史筆。貴君少時。客占豹變。被羽挽強。迅風掣電。御駕瓌績。帝姻示眷。戢斂武功。從容儒彥。公卿參議。鄧李同薦。好時決策。乃比淮陰、摧枯拉腐。羣孽成禽。旗鼓十部、韜鈐累嚮。何嫌何疑。而有懼。心朱紫盈門。葆厥徽音。子翼儒雅。鄭侯比肩。關中饋餉。河內屯田。

幡旗溫野。竹矢淇泉。酒醪釋怨。鄉校興賢。伊彼穎川。借君一年。君然英英。
揚州震慴。貫歆降鮪。收華下葉。浮橋關樓。飛炬利涉。雷奮飆馳。拔枝掃葉。
武陽廟貌。蠻歐蹀躞。公孫縱橫。拔自困頓。際會風雲。贊襄尺寸。大樹有陰。
孟側同。顧囘溪風。惡澠池羽健。惟禹及。恂膺公協獻。文子比恩。何猜何怨。
都哉仲先。帝之舊臣。布衣講學。以愛以親。維鳳之狎。維龍之馴。日角進奏。
天顏不春。續富戰功。賜蜜紫宸。弟孫溫文。投壺歌雅。隅非刓圭。合非矜瓦。
英姿傑寒。素風傾瀉。直而不剛。儒而自雅。身沒名思。帝淚永下。孫卿突騎。
峻厲恢宏。模才範智。馳功騁名。靜資坐鎮。動必成城。官從舊封。夜不繡行。
巨卿八尺。雅善鳴鏑。勁弓烏號。修矢猿感。材與力并。識隨膽激。割麥睢陽。
陳牢沛壁。豫謀竹帛。忍溼瓦鑠，次況矜嚴。志義蘊蓄。金革衽身。警趕嗔目。
擊賊射犬。擂幘鉅鹿。期門犯顏。帝爲囘軸。伯山識微。舉族來歸。毀舍發義。

聯兵助威。被甲縮符。郡人依依。信著衛地。聞風解圍。君翁悍鷙。沈樸寡言。
爰淵爰默。在旅道存。滌我潢池。固我牆垣。方凱西兵。又議北轅。詔宗黃石。
永沛殊恩。陽虛武勇。碧驟星馳。督盜自嘲。掾史何追。氣雄而睃。語醉而規。
以斟以酌。左右宜之。元伯宗室。金枝玉條。言溯其先。抒忠王朝。帝鄉帝城。
載奏天驕。方褫玉符。旋弭金貂。犍冷樹纜。桑榆匪遙。君遷步伐。從帝道奢。
江淮既平。武都回車。屯彼中山。以備夷華。風色揚旌。邊聲雜笳。隔關淡雲。
澄清胡沙。金椒食邑。用善厥家。阜成爲令。名應赤符。野王既拜。司空建謨。
歎箕關鳴。劍桃城彎。弧旅力既愆。乞骸歸趙。子昭強弩。滿陽建猷。五校既
破。帝歎無憂。鼙鼓漁陽。印綬列侯。河內賊殄。濟南地收。設旄建節。民歌士
謳。驃騎來歸。助王渙號。沛郡西防。厥名鳥噪。乃俾聚屯。用餲轉漕。驢車運
糧。雁門建纛。降將如嬰。備胡似盜。方免復封。崇仁削謚。枯枝再華。壅潦重

導。昆陽迎犨。褭城未復。竭而股肱。傷及骨肉。珠瘞玉焚。天慘地黷。京密旄麾。江東甲伏。徙封蕪湖。厥子陸陸。合肥習苦。武庫鑿軍，孤絕宛城。熾彼惡氛。南拒鄧奉。北當董訴。藐茲戰躬。已委君吾。淮陵慷慨。文法世承。以孝作忠。是亦揚鷹。勁草疾風。大河堅冰。濟事以權。定囂以澄。和親開漕。識遠而凝。阿陵忠厚。稱善鄉里。向日獨勤。從雲不訾。弱啓帝心。强差賊齒。馳檄鉅鹿。截謙恩旨。變迫須臾。於焉定止。中水弼亮。公爾忘家。義以爲幹。禮以爲華。學校鄉飲。奏課獨嘉。氣宇宏整。斐英邇遐。君游識時。達昏向晝。鳥諦喬柯。驥貢靈囿。信都造義。河北騰茂。任李之間。楚楚翹秀。偉君沈毅。爭議於廷。決策俄頃。游精杳冥。坐得先機。悲弭無形。理隱功著。垂於丹青。昌城游說。眞定來從。劉揚既降。郭后始封。手麾隤馬。舌捲雌龍。擊筑爲歎。談笑雍容。觀津浮陽。用以酬庸。顏卿聚徒。綠林爭長。俊骨森發。奇目高朔。慨奮風

雷。削除草莽。賫志竟成。海珊歸綱。李通自微。婉戀我皇。家之何辜。而俾滅亡。禍兮禍倚。莞以枯償。天衢翩展。鳳巢卵傷。時阨運殛。永慨蜆蝲。巧哉寶融。天隙善投。蠡測帝后。蟬蛻王侯。智珠在懷。操之以柔。厥德不罔。善終其休。相時爲傑。珽式御騶。至於子康。作鞏明允。蝗不食禾。焉能解紛。宛宛詩禮。抵玆劍盾。封閩立館。湛恩靡盡。峨峨羣英。一過千古。葳蕤皇路。雜遝天宇。海匯羣龍。風嘯衆虎。笙磬同音。鴛鴦並譜。炳哉雲臺。藻繢毛羽。羣策紛拏。百靈趨舞。宏濟天綱。漢德永輔。

歐毋劉孺人題主贊

坤儀斡運。鍾氣凌兢。蔚爲陰範。茂昌廬陵。淸淑天承。懋熙壽宇。靜貞安吉。拱揖陳古。植本詣極。壍楪惟微。萬狃。和。履。以肇。家。肥。奕葉膏流。濁塵淸潄。琪樹見寶。楚楚翹秀。我數過門。未拜帑帷。仰睇松筠。如或見之。渺彼朝露。

溘逝無止。蒙冒。蒙冒。思曷。能已。隱封。其懿。幽有。烈光。凡百。家壹。式茲。令揚。

李根愈公家傳跋

癸未冬。余自京師南旋。威遠李君茗山。方治賈於渝。見示其大父根愈公家傳。為酆都徐琴舫太史撰。書且懇余跋。厥後劉子受讀而拜言曰。世稱有隱德者。其後必昌。根愈公敦本飭行。所生無忝。當時何嘗計及後人表章哉。而茗山勤勤以光前為志。尚矣。天下好名者。每僞飾先人陰行。弗足取。信矣。而茗山之。微顯。其世德。不誣也。得諸市廛。尤難耳。余問俗過武漢閒。時見士人珍護此傳。幷嘖嘖贊太史書不置也。

聯簷譜誌感

余癸未會試三場。聯號為長沙黄君敦孝。相問訊甚歡。未下題時。余見其和易湘農題號舍中金縷曲詞一首。頗有意。既乃出聯簷譜一冊。書余籍

年貌甚悉自見其先大父曾於場屋中兩遇偉人嚞一爲曾文正公一爲胡文忠公也此譜法係其先世所留但記左右緊鄰兩號（余謂號中朋時足有一日有心物色不妨多記）且述其先大父云爾等莫謂矮屋聯肩偶然邂逅正可留心物色人才猶記余與胡公連號時公方盛年好使氣詈號軍余戒其須善養氣公便欣然訂交余又深服其度量宏遠後來竟作許大功名爾輩愼勿輕量天下士也余聞此言嘉其予善之勤復愧其賦材之陋慚赧之極繼以感憤黃君又謂予子能文者也嗚呼余豈眞能文者哉余又僅不能文者哉書之以誌愧且時時恐負黃君也

挽田母王宜人文

今上甲申之四月迺誥封宜人外祖母王太宜人升遐之辰厥外孫童某漉女嬃之新剳刑臙之陳餐華羅之腆爨臙臓之珍於把辟擲氣墳以堙

物仿大招隱賢微仲以泣而狂辭曰。生暨死其奚異兮。心憂抑於厚慈。惟冥窮之罔弔兮。情不匡乎鬱伊。上高寥裂而易色兮。下蟠頹址而欽蟣。巽蕙怒余襲震兮。蘧娥鞭聲而莫追。哀余情其信悲以憯兮。擬骨檠之相離。思淑愛余將何以埒兮。余惟嘿心以寄慕。緬輝吉於祁國兮。匪榆楕之所豫質本纚綿於詩禮兮。意斡玢緗於靈素。奮翩雲之高蹇兮。邁馳覽乎皇步。纍屈顧瞵晉維授止兮。躋靈域以永歎。淑人之嫇奵兮。理坤結而佐乾。互。朝聲謨蟲之吉語兮。夕收隕鶩之大弦。异亂齎而殖丰茂兮。不斂傾而積殷。塡摻餘擢盈而罔趑趄兮。當疆疆以正鑒。恐高明被鬼瞰兮。羆旭旭蹻蹻之蔬姸。播米鹽之瑣喙兮。亦精擇乎廬田。惟神思之靜以闔兮。振鴻業而啓麗延。忝斯之衍衍兮。富維尪於夢繞。應珠斗之精鋩兮。萃金儀與玉表。使葭樹畢蒙輝縷兮。斯豈猶嗛乎驟纍。蕉出藕曼羣嬉以翔兮。孫枝

旁引而天矯。羌酤比以恬愉兮。各分甘以提攜。奇檄之子傑兮。豈不旣已
而甄陶。惡驪夙奪蚌靈之巨珠兮。泣凞海乎滔滔。慘愇長撥夜悲兮。傷
瞋菌以結牢。握小珠其透爪兮。夫亦雷風之所伎。仲氏胡儵低怨兮。青冥
銜姚乎抑搔。蔚一門之豐節兮。甘冰蘗如飴膏。樹坤極之端則兮。競女貞
之構槮。皇輿小醜兮。負化光而跳肆。遲邐蹬而央亡兮。蒼黔蹻騰而奪避。
洪內算以排防兮。託高深以寄智。廉坐息回呼天險兮。落紅崖之蒼翠。劃
恭扃之固護兮。營山綿亙而靜邃。方姑慕之須丸兮。庶安堵而當寐。寨居
悠忽十春歷兮。懍粥粥於法家。懷諒殷其保泰兮。時倘黜乎繁華。遷徵落
蓄念懷舊兮。孕地靈之秀嘉。結室軒露宅紆軫兮。中調停乎儉奢。莫督紡
織兮。夙又課乎桑麻。玲鶼鶼促布袴兮。繹麗降敦日斜。丹鳳銜天語兮。絳
雲應而徵壽。皇風溫吉暨正節兮。楯鑾共保茲祥婦。念區區之懵懵兮。淩

宅相其通負戒譎跛恐口懸兮。飭訛倪俾心融聯余祠之瓷窆兮。擇里同乎孟掛。令陰飈變和吹兮。舞白楊以蒼柳。豈文武之不遠兮。夫何悱惻而忠厚。祝慈雲長庇幬兮。少稽困于發台。悲風夏冽淒以恍兮。騰波騂踊而生哀。魂乎歸來兮東方巴蝮多蛇虺兮西有嚼鐵之獸吞童孩兮。魂乎歸來無南無北兮。彌天瘴霧與乎灰塵兮。歸來歸來兮享余之忱無襲覂兮。